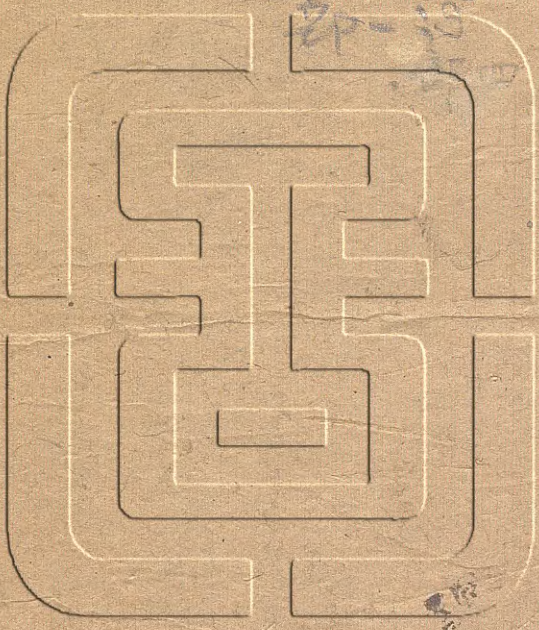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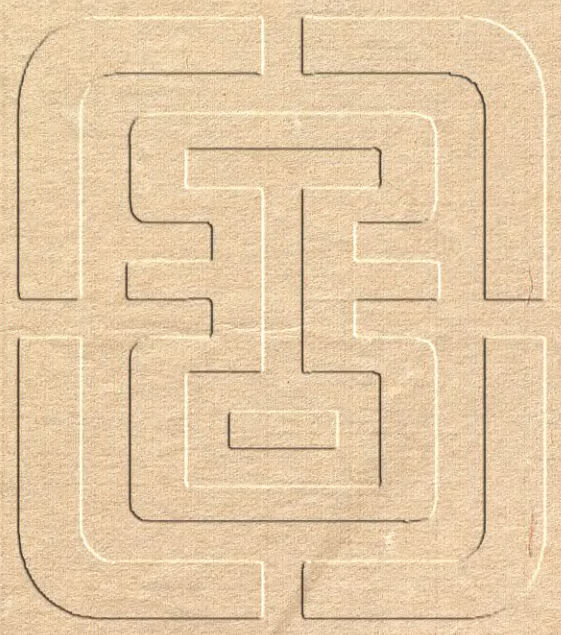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古130
854.1



EP-13
1314

5/12



金石萃編卷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魏一

上尊號碑

碑高八尺七寸廣七尺三十二行行四十九字額題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八字篆書陽文今在許州繁城鎮

相國安樂鄉侯臣歌太尉都亭侯臣詡御

史大夫安陵亭侯臣明使持節行都督督

軍車騎將軍臣仁輔國將軍清苑鄉

侯臣若常牙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輕車將

軍都亭侯臣忠冠軍將軍好時鄉侯臣秋

渡遼將軍都亭侯臣柔衛將軍國明亭侯

臣洪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西將軍京鄉

侯臣真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

征東將軍安陽鄉侯臣休使持節行都督

督軍征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尚使持節行

都督督軍徐州刺史鎮東將軍安鄉侯

臣霸使持節左將軍中鄉侯臣郗使持節

右將軍建鄉侯臣晃使持節前將軍都鄉

侯臣遼使持節後將軍華鄉侯臣靈河

南單于臣京奉常臣貞郎中令臣洽衛尉

安國亭侯臣昱大僕臣大理東武亭侯

臣繇大農臣霸少府臣林督軍御史將仕

大匠千秋亭侯臣照中領軍中陽鄉侯臣

林中護軍臣陟屯騎校尉都亭侯臣祖長

水校尉關內侯臣陵步兵校尉關內侯臣

福射聲校尉關內侯臣質振威將軍涅鄉

亭侯臣題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振武將

軍尉猛亭侯臣當忠義將軍樂鄉亭侯臣

生建節將軍平樂亭侯臣圃安眾將軍元

金石錄卷之三十三 魏一

二

就亭侯臣神翼衛將軍都亭侯臣攢討夷
將軍成遷亭侯臣慎懷遠將軍關內侯臣
翼綏邊將軍常樂亭侯臣俊安夷將軍高
梁亭侯臣曷舊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蓋
衛將軍安昌亭侯臣楮等稽首言臣等前
上言漢帝奉天命以固禪羣臣因天命以
固請
陛下違天命以固辭臣等頑愚
猶知其不可況神祇之心乎宜蒙納許以
福海內欣戴之望而丁卯制書詔臣等曰
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虜未滅若以羣賢

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
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

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臣等伏讀詔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

人奉天時而論曰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

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以

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

故不得不禪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

不得不禪奉天時也

不敢不受畏天命也
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

則堯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

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

延陵之讓體所柱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

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為

之歿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倉梧之神

墓大夏必鬱邑於會稽之山陰

必不悅於高陵之廟諱宮矣是以臣等

敢以死請且漢政在奄宦祿去帝室七世

矣遂集六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為之邱虛

當此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

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擲風為民請命則

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

築官而置吏元元無過罔於前葉而始有

造於華裔

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

恭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寒者

休之寒者以煖飢者以充遠人以德服寇

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薦隆

茂于放勳罔漏吞舟裕于周文是以布政

未嘗人神竝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

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羸咸素

其色雉鳩燕爵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
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選於其間者
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
魏則臣等之白骨既交橫于曠野矣伏省
羣臣內外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下
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授天地之
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
信矣著矣口矣裕矣高矣邱矣三王無以
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邦民心之
繫於魏政卅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

會萬載壹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

拘孿狹口不施於此時又稽天命罪在臣

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口昭告昊天

上帝袂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於朝

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所以施行臣謹拜

表朝堂臣歆臣詡臣朗臣仁臣若臣輔臣

忠臣秋臣柔臣洪臣真臣休臣尚臣霸臣

邠臣昊臣遼臣靈臣京臣貞臣洽臣昱臣

夔臣繇臣霸臣林臣照臣楹臣陟臣祖臣

凌臣福臣質臣頤臣觸臣當臣生臣圃臣

神臣衢臣慎臣禋臣俊臣曷臣豐臣楮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為梁鵠書今人或謂
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

集古錄

右公卿上尊號秦篆額在穎昌相傳為鍾繇書其中
有大理東武亭侯臣繇者乃其人也曹氏父子睥睨
漢祚非一朝夕勢極事就乃欲追大麓之蹤竊箕山
之節後世果可欺乎又自北媯內納漢二女豐碑至
今不磨所以播其惡於無窮也當時內外前後勸進
之辭不一此蓋刻其最後一章魏志注中亦載此文

有數字不同非史臣筆削之辭也皆當以碑為正碑

自造于華裔之後石理皴剝字跡曖昧今世所傳者

多是前一段耳

隸釋

魏公卿上尊號秦篆額二行文三十二行行四十九

字先王及高陵兩武王三陛下皆平闕有奕局之紋

自陛下卽位後十行刻于碑陰二陛下亦平闕篆額

黑字

隸續

公卿上尊號碑拓本殘缺按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

刻於黃初之後

金石文

梁鵠字孟皇安定人以善書為此部尉後依劉表及

荊州平曹瞞募求鴿鴿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
在祕書曹常縣其所書帳中或釘壁上玩之

庚子銷夏記

漢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冊詔魏王禪代丕上章辭
讓再四尚書令桓階等奏亦再四此表則相國安樂
侯歆等最後之奏蓋在延康未革命之時趙目列于
受禪表後似誤或因黃初中刻石故後之耶

金石後錄

右魏上尊號奏亦名勸進碑不書立石年月顧寧人
云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後按後漢書
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
皇帝遜位魏王歐陽公集古錄謂魏志是年十一月

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也方綱考通鑑月

錄是年十月癸卯朔歐陽子之言信矣然延康是漢
年非魏年通鑑目錄既不著延康之號而魏志書於
文帝紀正恐覽者或未之詳耳

洪文惠云碑白造

於華裔之後石理皴剝字跡晦昧近日吳山夫金石
文存亦載至華裔句止至近今數年拓碑者始知併
後段拓之雖極剝泐然尚略辨其槩但與受禪碑俱
已模糊不若華裔句已上半石本尚筋骨具備可
柱卽柱字倉卽蒼字泉卽泉字至於光被四表則
漢末之文亦已如此建安黃初間爲將相者必非臨

文時甫就經師取料則其爲東漢以來傳誦如此之本可無疑者而戴東原必謂古文堯典作橫被四表橫轉寫作桃桃又脫誤爲光以此矜言復古其亦可以不必矣 吳禪國山碑亦有格于上下光被八幽之文去此碑不遠亦可相證也愚嘗平心論之借使古木有作橫被者亦當兩存以相參質不必定斥光字之非況於義理光字更爲足乎 兩漢金石記

碑載勸進之詞裴松之注三國志有其文按碑云可謂信矣著矣口矣裕矣高矣仰矣志作可謂信矣省矣碑云民命之懸於魏邦民心之繫於魏政志作民命之懸於魏政俱是傳寫脫文餘文亦稍有異當以

石刻爲正 中州金石記

碑中賈詡証之本傳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今在碑當勸進時已書太尉顧亭林云碑當刻于黃初之後以此也又三國志註載首勸進者惟相國欽太尉詡御史大夫朗及九卿今考碑題額作公卿將軍上尊號則當時武臣皆因劉若首唱而蟻附之矣 授堂金石跋 碑云宜蒙納許以福海內欣戴之望今本隸釋作福祿之福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副字本爲福從衣畱聲張平子西京賦仰福帝居東京賦順時服而設

福傳寫譌舛衣轉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馥按裴松之魏志注載獻帝冊魏王詔曰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心副朕之大願語意正與碑同漢隸分韻屋部福字下有福字從衣注云魏臣奏蓋隸釋元作從衣之福轉寫誤從示廣韻福敷救切衣一福亦不應收入屋韻申鑒政體篇云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福亦當從衣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音副尹宙碑位不福德武榮碑爵不副德是福卽副也

桂棖
啟

按碑前段所列諸臣銜名微有剝落然證之隸釋

尚可全讀其著於魏志者相國安樂鄉侯臣歆

華歆太尉都亭侯臣詡卽賈詡御史大夫安陵亭

侯臣朗卽王朗使持節行都督督軍車騎將軍

口據本傳當是
陳侯二字

臣仁卽曹仁衛將軍國明亭侯臣

洪卽曹洪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鎮西將軍東鄉侯

臣眞卽曹眞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征

東將軍安陽鄉侯臣休卽曹休使持節行都督督

軍征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尚卽夏侯尚使持節行

都督督軍徐州刺史鎮東將軍武安鄉侯臣霸卽

臧霸使持節左將軍中鄉臣卽張郃使持節右

將軍建鄉侯臣晁卽徐晃使持節前將軍都鄉侯
臣遼卽張遼郎中令臣洽卽和洽衛尉安國亭侯
臣昱卽程昱太僕臣夔卽何夔大理東武亭侯臣
繇卽鍾繇少府臣林卽常林督軍御史將作大匠
千秋亭侯臣照卽董昭武衛將軍安昌亭侯臣楮
卽許褚皆有傳虎牙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者鮮于
輔渡遼將軍都亭侯臣柔者閻柔附公孫瓚傳冠
軍將軍好時侯臣秋者楊秋見郭淮傳大農臣霸
者袁霸附袁渙傳懷遠將軍關內侯臣吳者傅吳
輔國將軍清苑鄉侯臣若者劉若並見武帝紀注
輕車將軍都亭侯臣忠者王忠見王粲傳注後將
軍華鄉侯臣靈卽朱靈見武帝紀及齊王芳紀奉
常臣貞卽邢貞見文帝紀元年改奉常爲太常故
二年稱太常邢貞也長水校尉臣凌卽戴陵見文
帝紀陵當依碑作凌建節將軍平樂亭侯臣圃卽
閻圃見張魯傳晉書閻纘傳云圃封平樂鄉侯蓋
凌由亭侯進封鄉侯魏略所謂黃初中增圃爵邑
是也匈奴南單于臣泉卽呼廚泉因其來朝畱魏
見武帝紀餘如領軍中陽鄉侯臣琳疑卽夏侯琳
惇之子附惇傳屯騎校尉都亭侯臣祖疑卽郭祖

見呂虔傳步兵校尉關內侯臣福疑卽任福見文帝紀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疑卽焦觸見武帝紀翼衛將軍都亭侯臣衢疑卽趙衢綏邊將軍常樂亭侯臣俊疑卽李俊皆見楊阜傳其生平官爵與碑不甚相合或史有缺漏不敢質以爲實也忠義將軍樂鄉亭侯臣生或以爲溫恢子攷恢在文帝時歷仕數年未有侯爵卒後詔賜恢子生爵關內侯則此樂鄉亭侯非溫生也射聲校尉關內侯臣質或以爲吳質攷王粲傳注太子卽王位與質書曰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時質爲長史則此關內侯非吳質也以及中護軍臣陟振威將軍涅鄉亭侯臣題振武將軍尉猛亭侯臣當安衆將軍元就亭侯臣神討夷將軍成遷亭侯臣慎安夷將軍高粱亭侯臣曷襄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並當闕疑以侯博攷也其各傳及帝紀載黃初初諸臣歷官封爵與碑微異者賈詡傳云進爵魏壽鄉侯而不書其先封都亭鮮于輔傳但云封亭侯而不書南昌武帝紀注稱昌鄉亭侯昌鄉當卽南昌之譌閻柔傳但云封關內侯而不書都亭董昭傳不書督軍御史許褚傳不書安昌亭侯

皆可據碑以補史闕也徐晃爵建鄉侯傳作遂鄉
王朗爵安樂亭侯夏侯尚爵平陵亭侯傳皆作鄉
侯董照傳作董昭許褚傳作許褚程昱封安國亭
侯傳作都亭侯皆傳寫之譌當以碑爲正表進於
延康元年顧氏炎武以爲當刻於黃初之後偃師
武君億舉賈詡傳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而勸進
時已書太尉以實亭林之言昶細檢紀傳而知其
說之未允也魏志於詡傳卽位之上偶遺王字武
氏遂以卽位爲踐阼不知曹洪傳亦云文帝卽位
爲衛將軍此皆傳刻者脫誤攷文帝紀延康元年

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至受禪時詡
爲太尉已數月矣武君竟未一檢帝紀以攷誤解
卽位之文遂謂勸進時詡未爲太尉碑在黃初中
刻乃追改稱太尉亦疎於攷古矣惟公孫瓚傳書
鮮于輔虎牙將軍閻柔遼將軍夏侯尚傳書遷
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常
林傳書遷少府許褚傳書遷武衛將軍曹休傳書
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並在文
帝踐阼後是則陳壽紀事之誤讀史者所宜知也
又按庚子銷夏記云梁鵠字孟皇以善書爲比部

尉攷武帝注作孟黃字取黃鵠之義當從黃也鵠
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
北部尉銷夏記既謂北部爲比又以比部尉屬之
梁鵠極謬

受禪碑

碑高八尺四寸廣四尺六寸二十二行行四十九
字額題受禪表三字篆書陽文今在許州繁城鎮

維黃初元年辛冬十月辛未

皇帝受禪

于漢氏上稽儀極下考前訓書挈所錄帝
王遺事義其顯於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
書陳納于大鹿傳稱歷數□□□是以降

且二百丰樂三十堯舜之事復存于
允皇代之上儀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
以昭德口義焉 皇帝體乾剛之聲姿
紹有虞之黃齋九德既該欽明文塞齊光
日月林兼三極及嗣位 先皇龍興饗
國撫柔蒸民化以醇德崇在寬之政邁愷
悌之教宣重光以照下擬陽春以播惠開
禁倉散滯積家臣□□□□之錫衆地
陪臺蒙賙餼之養興遺勲繼絕世廢忘之
勞獲金爵之賞襁褓之孤食舊德之祿善

無徵而不旌功無細而不□□□□我士哀

矜庶獄罷成設焚丹書囹圄虛靜外無曠

夫廟諱澤雲行罔不沾渥若夫覆載簡易剛

柔允宜乾以之德陰陽□□□□□□類

育物奮庸造化之道四時之功也寬容淵

嘿恩洽羣勅皇戲之質堯舜之姿也孜孜

業業邁德濟民仰禹之勞□□□□□□

智神忝料敵用兵殷湯之略周發之明也

廣大配天地茂德苞眾聖鴻恩洽於區夏

仁聲播於八荒雖象昔所□□□□□□□□

和而來王是以休徵屢集和氣烟煜上降

乾祉下發玠天關啓闢四靈具臻涌豐

橫流山見黃人所以顯受命之□□□□□□

□之期運也其餘甘露零於豐草堅蠶蕭

於茂樹嘉禾神芝奇禽靈獸窮祥極瑞者

晷月之間蓋七百餘見自金天以□□□□

□□嘉祥之降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以

漢氏觀歷數之去已知神器之有歸稽唐

禪虞紹天明命釐嬪二女欽授天位

皇帝謙退讓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於是

皇極經世一

羣公卿士僉曰 陛下聖德彰侔兩儀
皇符昭晰受命咸宜且有熊之興地出大
螻夏后承統木榮冬敷殷湯革命白狼銜
鉤周武觀 方之今日未足以
喻而猶以一至之慶寵神當時紹天即祚
負依而治况於大魏靈瑞若茲者乎盖天
命不可以辭 以意距大統不
可以久曠萬國不可以乏主宜順民神速
承天序於是 皇帝乃回思遷慮翦觀
庶徵上在璿機筮之周易卜以守龜龜筮
龍告五反靡違乃覽公卿之議順皇天之
命練吉日 唐典之明憲遵大鹿
之遺訓遂於繁昌禁靈壇設壇宮跼圭璧
儲犧牲近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納言諸節
岳牧邦君虎 匈奴南單于東夷
南蠻西戎北狄王侯君長之羣人自旗門
咸旅于位 皇帝乃受天子之藉冠通
天龍玄龍穆穆皇皇物有其容上公榮祝
燔燎棫櫟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烟于六宗
遍于羣神 晏祥風來臻乃名有司

大赦天下改元正始開皇細闡帝載殊徽
幟革器檠脩廢官班瑞節同律量衡更姓
改物勒崇垂鴻創口仁則永保天祿傳之
凶極

右魏受禪碑世傳爲梁鵠書而顏真卿又以爲鍾繇
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
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
亡者猶稱令是月丙午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庚午王
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
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二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

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
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愔奉璽綬而魏王
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
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
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
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
此推之漢魏二紀皆繆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
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
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
張愔奉璽綬者辭讓往返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

為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為十一月此
尤繆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
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

集古錄

右魏受禪表篆額在頴昌所謂表者蓋表揭其事非

表奏之表也

碑以擘為契以烟溫為網緼以烟于六宗為禮于六宗

隸釋

魏受禪碑篆額一行文二十二行行四十八字先王

及陛下五皇帝皆平闕亦有奕局文篆額黑字

隸續

受禪表黃初元年立在頴昌府臨頴縣魏文帝廟劉

禹錫嘉話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鑄字謂之三絕

漢隸字源

右魏受禪表一通劉禹錫以為王朗文朗字景興東

海郊人也史稱其文博而富瞻觀此碑蓋可見矣

集

右魏受禪表云惟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

於漢氏蓋紀受終踐阼月日也魏志庚午王升壇卽

阼歐公據裴松之注及此碑證庚午之誤固矣漢獻

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

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遂制

詔以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夫改元在卽位以後事

不應初受禪時竟書黃初意者與嗣君卽位踰年改

元不忍沒其親之殘年不同耶其文有云堯舜之事

復存于今是言漢獻下禪于魏也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是言已之受禪于漢也不直以己無媿于舜禹故爲此言而是時公卿大臣又以天下後世爲可欺復勒此表說文云表識也所以揭其事而記之也成湯放桀曰予有慚德恐來世以爲口實魏之君臣良心陷匿至于乃爾遂借堯舜爲口實唐虞受禪果若是乎

金石後錄

右魏受禪碑小歐陽集古錄曰云碑不著所立年月今按辛未是黃初元年之十月晦也 洪所未釋者

機卽幾字鹿卽麓字照卽昭字至若乏字上作橫畫

尤於反正之旨相合此最有益于六書者而婁氏字原不收近日顧氏隸辨收之乃訛作上撇何也 古

文苑載聞人牟準魏敬侯碑陰云魏羣臣上尊號奏

鍾元常書魏受禪表衛覲金針八分書方綱按此二

碑實出一手書蓋純取方整開唐隸之漸矣

兩漢金石記

碑文不載于史水經注云繁昌城內有三臺時人謂

之繁昌臺前有三碑魏文帝受禪於此故其石銘曰

遂於繁昌築靈壇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

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卽此碑及尊號

碑漢隸字源云碑在穎昌府臨穎縣魏文帝廟內今

為漢獻帝廟者後人毀斥文帝像復為之也

中州金石記

孔子廟碑

碑高六尺二寸廣三尺五寸五分二十二行行四十字額題魯孔子廟之碑六字篆書今在曲阜縣

維黃初元丰大魏受命廟諱軒轅之高縱紹

虞氏之遐統應廟諱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佐

教於是捐瓦瑞斑宗彙鈞衡石同度量秬

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

緒昭顯上世追季二代三恪之禮秉紹宣

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

孫議郎孔羨為宗聖侑以奉孔子之祀

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姿大聖之丰懷帝

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口生

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汶泗之上栖栖焉皇

皇焉欲屈己以李道貶身以救世當時王

公終莫能用乃追考又代之禮脩素王之

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

千載之後莫不來其文以述作印其聖以

成謀否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

遭天下大亂百祀隋壞舊居之廟毀而不

脩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

聲四時不睹柔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
功盛德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閱焉其
以議郎孔義為宗聖雋邑百戶奉孔子之
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
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
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
之物設嘉聖靈於髣髴想貞祥之來集乃
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學滅絕廿餘年
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
廣大苞於無方口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

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烜烜嘉瑞踵武林徵
屢臻殊俗解編屣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
來賓雖大皓遊龍以君世虞民儀鳳以臨
民伯禹命闢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
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徽
絕興脩廢宮疇咨稽古崇配乾元允神明
之所福祉宇內之所歡欣也豈徒魯邦而
已哉爾乃感啟人路寤之義嘉先民泮宮
之事以為高宗億公蓋嗣世之王諸雋之
國耳猶著德於名頌騰聲乎千載况今

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
未下輿而廢崇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

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并體黃虞合夏苞商
降釐下土上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
嘉波廟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
哀成既絕寤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
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
脩頊舊堂豐其闕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
王教既備羣小造沮曾道以興永作憲矩

洪聲豈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選瑞我邦家

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譯溥拊揚歌

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

彬彬我后越而反之並于億載如山之蒸

魏陳思王曹植詞

梁鵠書

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謹記

右魯孔子廟之碑篆額魏志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

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今魯郡修起舊廟置吏

卒守衛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後漢孔僖傳注

以美爲崇聖侯亦誤也文帝履位之初首能尊崇先聖知所本矣使其味素王之言行六經之道則豈止鼎峙之業而已哉魏隸可珍者四碑此爲之冠甚有石經論語筆法大饗碑蓋不相遠若繁昌兩碑則自是一家亦有以爲梁鵠書者非也

碑以烟熅爲細熅終軍傳辨髮作編

髮隸釋

魏修孔子碑篆額二行有穿文二十三行行四十二

字制詔皇上聖皇三行皆平闕

隸續

梁鵠字孟皇學書于師宜官舉孝廉官至選部尚書

梁靈帝重之曹孟德愛之王逸少學之梁武評其書

云龍威虎震劒拔弩張是其書亦可重者此碑結法

古質遒健未知果爲鵠書否碑後題曹植詞鵠書出

張稚圭亦曰按圖記與卒史碑同殊不可曉

石墨 鐫華

胡三省通鑑注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

曾孫均爲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

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

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文帝黃

初二年封孔子十一世孫美爲宗聖侯邑百戶

石記

文字

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謂誤在

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即阼
事訖改延康為黃初而碑辭敘黃初元年大魏受命
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
上世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

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

曝書亭集

隸釋字原作修孔子廟碑金石略作封議郎孔美為

宗聖侯碑

金布錄補

碑有云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咨歎聲
一字為句東魏孔廟李仲璇碑亦有咨可謂開闢之
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意當時文體如此虞書二典

用咨發端者甚多古人重其事重其詞則為嗟歎之

聲以聳人聽非若後世之用噫嘻吁等字止于悲涼

感慨也

金石後錄

隸辨云文廿三行行四十二字此本凡二十行行四

十字與顧氏所記不同然文字完美無甚缺壞此必

隸辨誤記也爾雅釋詁茲斯咨咨已此也邢昺疏

云咨與茲同碑云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

已漢隸字原云義作茲茲非假借咨實有此義也

金石存

碑以縱為蹤緝為輯斑為班姿為資恪為恪霧為瞿

容爲茲大皓爲太皞 尋之爲尋蓋涉偶移左右耳
至於世代之世則下橫畫右出與世爲三十字之廿
旁加一者迥不相同今諦審石本世餘年世字右邊
直畫垂下之勢宛然此亦講隸法者所宜知也隸辨
第引武榮碑年世六之字以爲與世代字無別而不
知引此碑也其可以魏人之隸而少之耶 中間慨
然而歎下一段有韻育與測爲韻卽可知杜屋職同
用之理矣 汝帖掇集此碑之字因題曰梁鵠書雖
不必其果足徵信然其書實自迺勁不必盡以漢隸
一概律之孫退谷嗤其矯厲方板過矣 兩漢金

按表乃表揭其事特標黃初元年斯真魏受命之第
一件事也較之大饗碑公卿上尊號奏行於漢延康
未改新號時尤大彰明較著乃陳壽盡削不載所載
惟漢帝冊文不及百字若蜀志於先主爲漢中王羣
下上漢帝表全載之約六百三十字爲漢中王先
主上言漢帝亦全載之約五百字卽皇帝位君臣述
符命上言亦全載之約八百字卽位告天下亦全載
之凡二百字共二千三百言此其全予蜀以繼漢
甚明陋儒尚言壽全以正統與魏而斥漢爲蜀豈不

謬哉

蛾術編

碑文稱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魏志祇載封孔子後詔書而不及存三恪事乃史之闕

漏爾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中假借變體字具載諸家著錄惟指五瑞與今尚書輯五瑞不同段若膺大令尚書撰異云揖唐石經以下作輯當是衛苞改也王肅尚書注揖合也五帝本紀作揖正義曰揖音集漢書郊祀志揖五瑞字從手凡揖訓合凡輯訓和似同實別玉篇廣韻皆曰輯和也不言聚也按此說甚精今諸家以此碑揖字與輯同是不知揖輯二字絕不相通且不知尚書本作

揖字其作輯者唐以後譌本也

山左金石志

碑以太昊作太皓漢石刻淳于長夏承碑皓天不弔冀州從事郭君碑皓天不弔外黃令高彪碑恩如皓春李翁析里橋郝閣頌精通穹皓義竝作昊然則昊與皓文皆通用也又荀子戒相篇皓天不復楊倞註皓與昊同楚詞遠遊歷太皓以右轉兮注皓一作皦劉熙釋名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幽都賦昊爾太虛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謂浩爾太素用是知漢人于文字通義有所依據如此羨封爲宗聖侯事在黃初元年碑所言羨孔子二十一世也史記

正義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侯既差數多一世而又誤宗為崇不知改封崇聖當北魏太和之十九年正義于此宜不致此外謬或亦傳刻者過也碑書黃初元年胡三省通鑑注乃以二年宋史孔宜傳亦云羨仕魏為議郎黃初二年封崇聖侯其疎與胡氏同凡此皆宜依碑為正

授堂金石跋

黃初殘碑

碑共三石第一石二行第二石三行第三石二行字數皆不可紀今在邵陽縣許氏

少昊

國為

疾病卒

九以黃初五

然榮靡所瞻

我君

授退丰美

乾隆初土人取土得碑土中僅廿二字中有黃初五三字故定為魏碑其書法絕類漢人又有六字與此碑如出一手字之大小行之疎密皆同應同為一碑屈君耕野珍藏於家搨以遺余屈君邑庠生博學好古於古人碑版嗜之尤篤余記秦中金石相助為多

雍州金石記

魏殘碑在夏陽許孝廉秉簡家乾隆初年許隣人發土得之雍州金石記云在屈氏蓋從屈購得搨本遂誤謂在屈氏耳關中金石記所云是承雍州金石記之誤也屈耕野先生余之蒙師許則余之表兄故知其由來如此

康強跋

十三字殘碑

石高廣各四寸許文四行今在郃陽縣康氏

程弟故

脩德義休

牧伯納

廉事以

辛酉之冬白下鄭谷口寄予札云故人王山史從華陰來篋中有東漢殘碑十三字高妙醇樸書體酷似酸棗令他碑不及也吉光片羽幸入補錄特摹寄上適山史游吾郡攜此札訪之出搨本相校不失毫髮谷口始得漢隸之神者耶

金石錄補

十三字碑書法與曹全碑相似宰莘退食記云郃陽十三字漢碑向置曹全碑旁今亡矣不知康氏移歸珍藏耳屈君耕野搨以遺余可愛玩也又有六字疑

爲一碑書法古勁當爲漢人所書亦藏康氏
十三字石乃是夏陽人家支寵物得之最後
石記 康氏

膠東令王君斷碑

碑止存上截高三尺三寸廣一尺七寸十八行行九字今在濟寧州學

自王氏之先出口季

九世口口乃復聞

眾勝邯鄲之圍強

其爵者曰侯曰王景武

溺而濡足至孝昭二季

夏甫舉孝廉武口令

噲字淋恭博士

已後塋于京師者五世

陽太守自高平就學

宗直道者率困而後

子勃海府丞坎子尚書

茂舉孝廉爲令去官

仇牧之忿奮大顧難名

弱弟居荒亂之中口

爲郡功曹去家拜

令口所宰莅馳化如神

辰也

季卅有一黃初五闕

張氏

附于光姑仰堂字闕

右漢故膠東令王君之廟門十隸字為額予新獲此
 全碑其中白紙相去數字許如石斷裂之狀上段十
 八行是敘事之文下段少一行是四字韻語判然非
 一碑必是二石毀缺好事者匯而一之藏碑之家隨
 行翦貼故文意錯亂不可曉解其所敘有兩人舉孝
 廉者有以博士召者有丞勃海者有為太守為尚書
 郎為譙令為郡功曹者其一人名字可辨曰噲字叔
 恭下云凡所幸莅馳化如神年四十一黃初中卒韻
 語有身歿名立及剖符字蓋謂最後之人張氏附於
 先姑疑其匹也勃海丞尚書郎則其子也所謂上世
 有邯鄲之功者秦之王翦也韻語初云闕二魏后實
 天所授繼云文好俎豆武侯膺揚朱旗乃舉充成帝
 宇則其人住於魏初也申云伊漢中葉皇極不建又
 云冲質闕祚炎闕中微又云仇牧之忿奮不顧難則
 是述其先世前朝之事也碑云葬于京師者五世所
 敘既非一人又載婦姑相附而以廟門題其額必是
 昭穆宗兆者碑中雖有景武孝昭冲質之文卻有魏
 后黃初之字而題額以漢者豈膠東是其祖廟沒於

漢代者乎

續

隸續不言碑所在婁氏字源謂在濟州按宋濟州治鉅野亦不知在濟州何處也今濟州學舊有漢碑五在戟門內門之西北天威殿西階下有古樹根空而古石楹柱與樹相銜不可脫其來久矣鐵橋李子東珙疑此石有異洗之無所有其內向一面不可見探手辨之覺有文遂以紙墨摹之得隸書四十餘字稽之洪氏書知其爲膠東令碑較隸續所存僕十之一矣隸續所載敘其世系有葬於京師五世及太守自高平就學之語按高平故治在今鉅野金鄉之間與

任城爲唇齒今濟州卽古任城也豈太守以前居京師以後就學因居高平而廟因在任城耶婁氏云碑在濟州者以任城爲州屬邑而統稱之耶抑木在鉅野而移於此耶不可考矣康熙時淮陰張力臣曾撰濟州學碑釋文惜其未見此石續而釋之自在我鐵

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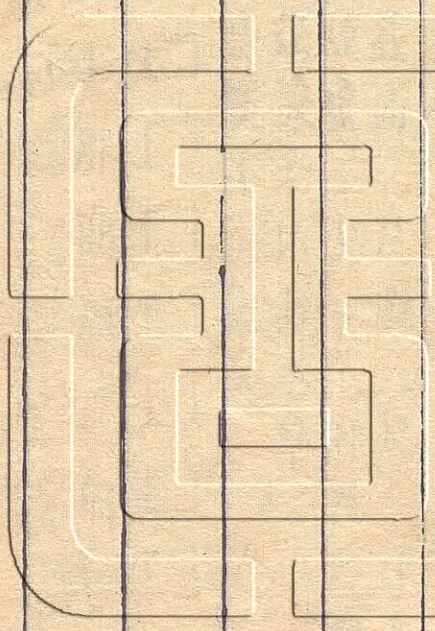
盛百二跋

漢隸字源云喜義作熙蓋熹字古通熙是碑因又以喜通也其云克成帝字者僅見於洪錄雖未知拓本若何然按之文義字體均當是克字洪釋作克誤矣克肩也从屋下之象本从人不从寸也碑有黃初

五云云則是碑立于黃初五年之後是魏碑也以其
著錄猶云漢故膠東令故附于漢洪氏隸釋採趙氏
金石錄謂膠東令廟門碑以其非東漢而出之然隸
續仍載此兩漢金
文中述舉廉凡二見一在孝昭二年後為其先世一
敘于勃海府丞尚書郎二子之後似亦其子也山左
志金石

按碑在宋時所存已止上截洪氏初以他殘碑為
此碑之下段而牽連說之後乃自知其誤隸釋曰
錄云隸釋成書十年再因考古始知膠東廟門是

兩碑是也隸額十字今不復存洪氏猶及見之疑
是另為一石跨廟門之橫梁者額題曰漢而文有
黃初五口字當為立廟之年其住于魏初者即立
廟之子若孫耳碑敘王氏家世甚詳惜斷缺不可
盡讀



廉亮之殊高徽柔懿蓋明允篤恕九德靡
爽百行淵備靡道耽藝恢韜墳藉探嘖研

笑罔深不入若乃立德隆禮樹節實真忠
諒足以彌國篤友足以輔仁用能昭其洪

懿聲充宇甸接華彥於汝墳潤枯斃於荊
漢超管鮑之遐蹤吉靈評平柄煥是以

化泉流芳公偉焉鴻奮耀仁闡於權輿濟俗侔
手皇訓羣再讓考

三府舉高第侍御史拜真州刺史糾剔瑕
璣六教允施翰飛肅於鷹揚典刑

昭八則以隆治彌廟諱畧惠訓亡倦陶化
協齊清源之深閣寶疏氏之

至順以疾告辭韜光潛耀詠琴詩以寧

德之奧藪而儀民之淵表也未亮三事

而廟諱嗣罔繼粵青龍三朞正月丙戌縣長

思隆懿模以紹奔世乃與縣之碩儒咨典

謨之中 □□同宗 □□□之胄 昭告祖考

俾守厥祀本支著宣融之祉人神協林茂

之慶 焉禮也於是鄉 □□□上計掾 翟循州

部泰山從事史翟邵等僉以為君雖輝名

載藉光風 前列而靈墳亡 □儀問靡述遂

相與略依舊傳昭撰景行刊銘樹墓以聲

百世其辭曰

於昭上德實唐之廟諱誕表靈和蹈規履信

窮神周覽迺道 之訓邁德徽猶鴻漸奮涉

穢取李毗寶此醇懿以文會友以仁翼□

敦化濟殖羣生以遂 永言孝思民之攸範

如何 昊天不信其軌明德不報 廟諱昨亡紀

爰輯訓典詢爾髦士育 茲赫 □以永遐祉

詔厥孫謀 燿 于萬祀

碑陰

共四列第一第二列各十人 第三列十一人第四列六人

□八 走

□孝節

□子中 巖德蘭

邵文則

翟公遠

嚴公儀

丘子則

陳文信

口公道

范文直

王文舒

夏庚文才

口宣禮

江德和

夏庚聲發

段休甫

魯系武

毛子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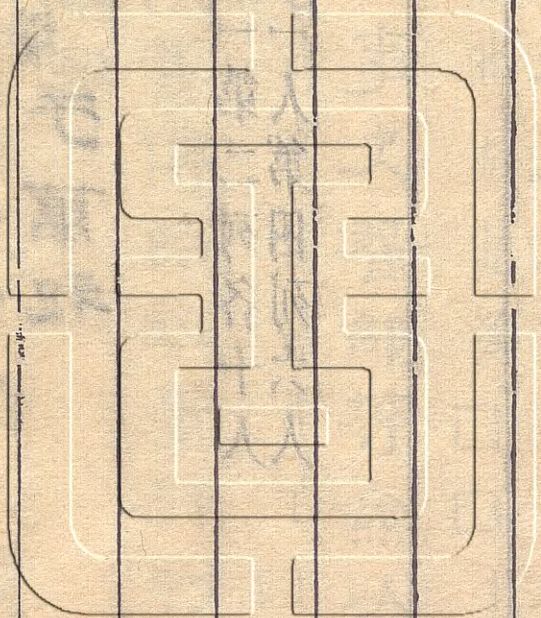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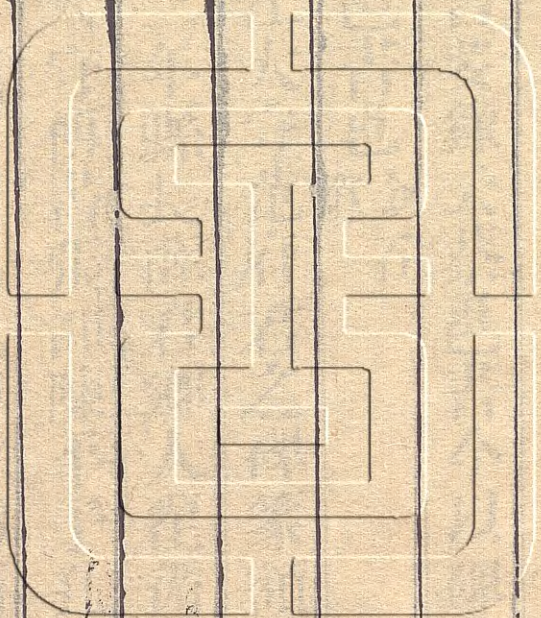
郝公然

口文靄

王傍伯

郝德威

魯倉舒



王文規

丘井則

龐文十

□文陽

張孝信

張文碑

馬子文

何文幹

翟季成

翟仲榮

□文四

翟文下

巖子口

右碑法書要錄云蔡邕書今以碑考之乃魏青龍三

年立非邕書也

金石錄

右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篆額在濟州任城魏明

帝青龍三年縣長薛君鄉人翟循等所立范君仕漢

至廬江太守傳書張邵陳平子孔嵩三事甚詳至治

郡則云有威名而已此碑辭勝而事寡雖曰略依舊

傳昭撰景行但云篤友足以輔仁超管鮑之遐蹤爾

未足以光颺盛德也傳云為荊州刺史而碑作冀州以新野之事證之則碑誤也此碑雖不及延康黃初四刻在魏隸宅碑中可取爾唐李嗣真作書後品乃云蔡公諸體惟范巨卿碑風華艷麗古今冠絕甚矣

藻鑿之謬也

噴卽隸字隸卽耕字隸釋

范式碑篆額廬內之由變而从囙范內之已變而从

已此在隸體之變則可而在篆則不可是六朝以後

書體之濫觴也是碑依洪氏所釋似是十九行行

三十三字

第一行君諱第二行上會第三行之殊第四行不入第五行句接第六行鴻奮此間

似再有一行者第八行廬江第九行清源第十行其猶第十一行常山第十二行感應第十三行昭告第

十四行翟循第十五行述遂第十六行于昭第十七行彼夸第十八行昊天第十九行謀燿然鴻

奮至侍字正合一行三十三格之數而標本侍字不

斷直至御字始斷則是此間尙有闕也又再起一行

若史字至遷字纔三十一格而標本廬江之上又尙

靈三半字皆洪所無者則此間又有闕矣恐洪氏所

据亦是當日標本有割棄處未可知耳是以每行三

十三格之數可定而通計若干行之數則究未能定

也命族句下有寅字當是實此洪氏所闕者今補

之寶真句下是忠字洪氏誤作志今正之今年夏

曲阜桂未谷書來云於歷城郭氏見范巨卿碑翦標

本可辨者三百三十字而已結體在衡方韓仁之間
與漢石經絕不類李嗣真乃定爲蔡書無論立碑年
歲不符卽筆法亦大相遠矣其秋是碑爲小松所得
寄京俾予與同人題之予旣爲響榻一本又爲補未
谷所未辨之字十有一正洪氏誤字一忠諒洪訛潛
作志諒
心坐卧其下者三日而知未谷之鑒弗確也蔡中郎
卒于初平三年壬申是碑立於青龍三年乙卯相去
四十三年此非他碑在漢末所立可以傳會蔡書比
也稍有知識者不至謬誤如此况李嗣真在唐初負
蕤苑盛名其肯自蹈於後人之譏議乎自趙明誠始
駁嗣真之誤洪文惠婁彥發以至近今凡著錄金石
者無不以此爲口實于是未谷又增一語以爲與石
經不類而李嗣真之謬妄爲千人共指者矣予乃取
李嗣真書後品之文讀之知李嗣真不誤而諸家之
誤也書品此條乃論列梁蔡皇衛諸家之書其言曰
母卬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
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艷麗古今冠絕詳李此言之意
蓋合同時諸家與蔡相衡校而漢碑多不著名氏漢
末一時隸法大都習蔡之體者居多惟有母卬興一
碑云是索書則其意以范巨卿碑爲不知何人書可

知矣其上句云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是專指蔡書石經之一體也所以下句轉出蔡公諸體謂同時學蔡書者不止學其石經一體耳蓋隸之爲勢非一而蔡之結體公私鉅細其應千變如當時英體亦或以爲蔡書是也蔡書之體旣非一端而學蔡書者亦非一人就其中蔡體之善者莫善於范巨卿碑耳此言極易明白猶之後人品唐碑亦云歐體顏體豈可卽指爲率更魯公之書乎 洪云噴卽隤字非也易繫辭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隤字九家作冊京作噴噴訓情也虞翻曰噴謂初也楊雄太元曰化在噴也范望注云陽氣潛在地下養萬物之根莖故云化在噴準此二訓正與探字義合 錢唐黃秋盦旣得是碑宋拓本之後六年竟得此石於濟寧州學而重立之拓其本貽予時予兩漢金石記刊板已竣爰補圖於其後 此卽洪氏隸續誤以爲魯峻斷碑陰者今在范巨卿殘石之背可以斷然不惑者矣所存字纔及洪錄之半而可以補洪氏所闕者十一字又正其誤者二字且今日重刻隸續此諸人名皆順下直寫更無復知其原石行次之式今見此拓本乃知洪氏所錄人名前後次第皆就本碑之橫書者爲叙也隸續

此跋闕而未完愚前据諸書以補綴之未得及此條也今得是本乃知所謂石之廣與魯峻碑合又字體與魯碑類者皆不可以爲信爾

兩漢金石記

乾隆丙申歲膠州人崔儒昧初得是碑篆額於濟寧龍門坊水口遍求碑身未得越五年黃司馬易得泰安趙相國家藏宋拓本雙鉤付梓又六年州人李鐵橋竟獲原碑殘石于學宮雖存字不及宋拓本之半而碑陰四列卽洪氏所誤載之魯峻斷碑陰也

山左金石志

碑陰題字名氏可全讀者第一層都文則嚴公儀邱子則二層江德和郝公然三層倉舒邱叔則四層何文幹餘尙一二字可見惜以磨滅不具錄也此爲歐趙洪三家所未收而鐵橋獨搜得之益爲可珍又洪氏以傳云爲荊州刺史而碑作冀州以新野之事證之則碑誤按碑前文已有潤枯斃于荆漢其爲書刻

傳訛無疑也

授堂金石跋

李嗣真以此碑爲蔡中郎書吳念湖以鄭氏通志所載一廬江太守范式碑注云蔡邕書濟州一魏范式碑注云有碑陰青龍三年未詳是范式實有兩碑則李嗣真所指不爲無據或以爲前人著錄往往一碑

復見通志亦未可信然碑中范君行實甚略自因別
碑已詳茲不重叙耳

小蓬萊閣
金石文字

按水經注金鄉有范巨卿冢名件猶存今嘉祥縣
東南二十里有范山縣志云相傳范巨卿故里有
祠爲巨卿奉其父母並張元伯之所其地有來范
村今名來范里攷元伯卽張劭字後漢書獨行傳
式少滯太學爲諸生與張劭爲友二人並告歸里
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
其刻期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據此
則劭家汝南而式往見並非劭至式家况傳稱元
伯卒後巨卿夢元伯與語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
日馳往赴之旣至畱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則巨卿奔喪之事亦在汝南碑云接華彥於汝墳
正指前事與傳適合顯屬縣志之誤然以此碑與
本傳校之亦復詳略互見傳云式字巨卿山陽金
鄉人也一名汜碑稱常山相暨于汜孫而允嗣因
繼則似汜是巨卿之子孫非其別名也傳云後到
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平
子病亡屍埋巨卿戶前云云碑但言潤枯斃於荆
漢而已枯斃謂平子埋屍荆漢則巨卿送喪於臨

湘也傳云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
三府並辟不應碑則云三府舉高第而無不應之
語傳云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下卽詳載行部
到新野孔嵩爲導騎之事碑云侍御史拜吳州刺
史攷新野屬南陽郡惟爲荊州刺史始得行部到
此然傳云四遷則或者巨卿初爲刺史本是吳州
後乃遷至荊州傳詳荆而略吳碑舉吳而略荆各
有體要未可云孰非也碑陰四列洪氏所錄有九
十一人今存者三十七人字而不名亦無故吏門
生郡邑等字與他碑不同洪氏誤爲魯峻碑陰蓋
由僅得拓本未嘗親見斯碑耳

王基斷碑

碑高四尺五寸廣四尺十九行前三行行
二十二字餘行二十一字今在洛陽縣

子有成父者出仕于齊獲狄榮如孫湫違
難爲萊大夫遂闕稟天素皓爾之質兼苞
五十九德之茂慈和孝友既著於闕景山
林元本道化致思六經剖判羣言綜析無
枉文辭瞻

桑民忠正足召格北兼文武之上略懷
濟世之靈規初闕下舉孝廉司徒辟州縣

請留召自毗輔後辟大將軍府拜闕下國

典惟新出為安平安豐大守敷崇惠訓

典荆惟明四闕下躬召允帝命遷荊州刺

史揚武將軍又遷使持節鎮南闕下內朱

旗所麾前無交兵完敵獲傷斬首萬計

賜爵關內闕下驍諸夏震蕩王師雲集公

翼亮

無遺策舉無廢功故能堅戰則飛肅摧

翼圍城則鯨鯢闕下於九有也此進爵常

樂亭安樂鄉東武雋增邑五千戶闕下之

莽並有獨克之威而忠勤之性乃必帝

室屢奏封章闕下弥留年七十二景元二

年四月辛丑薨公天姿高素與闕下止則

令儉斂召時服於是

將炬奉冊退位司空贈召東武雋密印

綬送召輕車不闕下泰山之速積恨元勳

之未遂俯仰哀歎永懷惓惓召燕闕下策

鑄石表墓光示來裔其辭曰

塞憲章墳素昭此物則居則利貞在公
畢乃化流二邦闕下寧民是用息外降順

道遠讓廢武曾不怒遺我下

關

右王基碑碑中斷存下半近洛陽民墾土得之以歷
一官及薨之年月攷之其爲基碑無疑碑云年七十二
而魏志本傳遺之其遷荊州刺史加揚武將軍而本
傳作揚烈亦誤廣韻東萊王氏殷王子比干爲紂所
害子孫以王者之後號曰王氏此碑云有成父者出
仕於齊獲狄榮如孫湫避難爲萊大夫然則東萊之
王系出王子成父成父豈殷之後乎伯輿東州名士
康成高弟叙述先世當有傳授韓退之撰王仲舒神
道碑云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爲姬姓春秋時王
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按太原之
土皆祖王子晉成父在子晉之前旣祖子晉不得更
祖成父矣退之誤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近世出土故載其全文以續隸釋所不及王基

陳壽魏志有傳以碑證之多合惟碑云又遷使持節

鎮南

下關當是將軍云云

在克敵獲僞賜爵關內侯及母邱儉

文欽作亂之前史則云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亦在

擊吳賜爵之後未知何也其小異者碑云克敵獲僞

斬首萬計史云隨征南王昶擊吳虜安北將軍譚正

納降數千口或碑有浮詞碑云增邑五千戶史云增

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碑蓋合前舉大數言之耳
史云基母李詔祕其凶問迎基父喪合葬洛陽今碑
出于于是者知基耐父母家而方志缺載也基之死既
贈官封子孫又賜其家奴婢而此碑云萊鑄石表墓
則亦奉勅所立而史缺載也世傳碑之出土僅刻其
半下截朱字宛然應手而滅本非殘缺未知審否州

金石

記

碑石出土僅刻其半土人傳云下截朱字隱然惜無
人辨識付之鑄工遠磨拭以沒今存者凡得三百七
十字姓名俱不見近假得吾鄉張九六先生拓本題
晉魏王基碑余質之三國志基本傳良然案碑云子
有成父者子上缺文當作王此溯基命氏之始下云
孫湫違難爲萊大夫遂字下缺以基本傳作東萊曲
城人則碑亦迷其占籍所起此可以意推者也碑載
基歷官勲闕薨歿皆與傳合而亦少有闕誤傳云黃
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
請基爲別駕下云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而碑言舉
孝廉司徒辟州輒請畱以自毗輔始謂此也傳云大
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卽碑所謂
後辟大將軍府者其下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

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碑亦云爲安
平安豐太守其尤異者碑言朱旗所麾前無交兵克
敵獲僞斬首萬計賜爵關內下缺攷之本傳惟載基
別襲步協于夷陵又虜平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
下遂書賜爵關內侯與碑符而碑列斬首萬計史于
此武功竟沒不見錄何也豈碑溢美非其實歟碑竄
字下諸夏震蕩依傳文當謂母邱儉文欽作亂而
無遺策數語亦指基代景王籌畫至傳言進封常樂
亭侯又進封樂鄉侯又進封東武侯下追贈司空亦
皆與碑侔而碑叙增邑五千戶傳云增邑千戶并前
三千七百戶所載亦異碑非全錄今不可考耳傳書
景元二年云云下言是歲基薨史官例于人卒不得
其月日者往往付之傳末云是歲今以碑言景元二
年四月辛丑薨則傳亦失詳矣碑前言忠正足以格
非忠義作中漢碑多如是顧亭林於封孔羨碑引宋
書禮志以爲終魏之世略無紀功述行之文當亦由
未見此碑故也

授堂金
石跋

按碑字僅有半截然所叙官職大約與魏志本傳
同傳稱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及領豫
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

武侯而碑率稱進爵常樂亭安樂鄉東武侯連次
叙之轉不如傳之詳晰也傳稱散騎常侍王肅著
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元舊說基據持元
義常與抗衡今考隋書經籍志載基撰毛詩駁一
卷七錄五卷又有毛詩荅問駁譜合八卷陸德明
云基字伯輿東萊人駁王肅申鄭義卽此書也王
應麟云王肅引周書言若以如李出於西戎基駁
云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得采可謂鄭氏功臣惜
書不傳而志與碑皆未及故著之於此

李苞通閣道題名

磨崖二行前首晉潘宗伯韓仲元題名一行
高五尺九寸廣五尺六寸今在襄城縣石門

潘宗伯韓仲元以禘始六年五月十日造
石木口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李亭侯
譙國李苞字孝章將中軍兵石木五二千

人始通此閣道
宋晏袤釋文并碑陰

釋魏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碑字

潘宗伯韓仲元以禘六年五月十日造此石木女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李亭侯譙國李苞字

孝章將中軍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

魏潘宗伯韓仲元字孝章通喪余閣道碑陰

潘宗伯韓仲元記造橋閣十九字紹熙甲寅始見於

石門之率崖其泰字下一字不顯止有六率以下字

至此字下三字又不能識微有偏旁漢魏兩晉以泰

紀率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率晉武帝有泰康

十率餘皆一二率或四三率則知此為泰和六率明

矣是歲蜀建興十率元是太和四率魏司馬懿伐蜀

文率蜀諸葛亮圍祁山魏詔司馬懿拒之魏七月亮

復軍明年亮休士伐木牛流馬故魏人得入褒谷治

橋閣矣後顯景元四率三十八字者魏陳留王率號

自泰和六率至此凡三十有三率則此二號皆魏之

紀率竊疑其書盜寇將軍云者蜀張疑亦有此將軍

號魏盜寇將軍李亭侯李苞字孝章復通此閣道於

景元四率即蜀炎興元年十一月魏鍾會鄧艾率

眾伐蜀至江油降馬遵至綿竹斬諸葛瞻劉禪詣艾

降巴蜀皆平十二月魏分益州為梁州喪余閣道於

是乎通矣慶元元年中秋日率鄭令臨淄晏表書

晏表記云云愚按諸葛武侯以建興九年復出祁山

以木牛運糧大破司馬懿射殺張郃其時武侯屢修

斜谷之道豈有魏人得大書年號于石門者况魏明
帝太和晉武帝太康皆是太字非泰字

金章宗泰和年乃是泰字

今諦審此石本隱隱尙有畫痕可辨確是始字非和
字也晉武帝泰始六年則西路通關已久治此石道

爲理之可信者王象之輿地碑曰有太康元年興元
新路記其時亦去此不遠皆可以補史傳所未及也

蓋厓上先有景元之題而潘韓復題於其右耳晏記
以爲皆魏刻非也

兩漢金石記

文稱泰和六年晏表以史證之斷爲魏明帝年號但
史作太和而石刻作泰泰太本一字古今文異爾予

邑南翔寺石幢書太平興國號亦作泰 右盪寇將
軍李苞開閣道碑在潘宗伯題字之後距太和壬子

蓋三十一年其年十一月蜀漢亡故有閣道之役也
盪寇蓋漢魏所置雜號將軍之一沈約宋書作盪寇

張遼滿寵皆嘗爲之晏表碑陰記但舉蜀張疑一人
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潘研堂金石跋尾

吳

天發神讖碑

碑斷爲三故俗稱三段碑凡寸已不可攷第一段廿
一行詔遺一行行六字大吳一行行七字餘行皆五
字第二段十七行行七字第三段十行行三
字上刻宋胡宗師石篆二版今在江寧縣學

上斤孟雷而闕下

丁也方日也闕下

帝曰而焉一口暴方中甲丙日闕下

牛仁中乎多一口元亦方山川闕下

而驚神讖

而塵元季益一口西却十卯日壬闕下

志中與將月闕下

然發劫廣省口乃是而讖廣多口而解解

閏十二南日口月廿三日白籍口口解而序

會事禮忠中闕終會橋講闕下口上解十

三序信復闕口未解白入也一闕下

詔禱中壽與闕口將軍禮終闕內口上工

費序而視季口口二序合五十恭口序與

函詔校禮蓬口口緇辨校奉儀備口闕

章咸幸楷賀口口命禮葉函許口口番紀

等十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而昂上而直命昭口口而考而序類德而口杜諧

石上故餘闕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行一

蘭崗串帶翟令闕下

上品器

竊疑以爲天璽元年巖山紀吳功德段石岡之碣因
觀之果耳人多傳皇象書稽之實八百十有五季字
雖損缺而猶有完者寺僧不善護持歲月之久風雨
所暴必至泯滅因輦置漕臺後圃籌思亭時辛未元
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轉運副使左朝請郎胡宗師
題
余奉使計臺侍親遊此得天璽斷碑視之筆力高口
而文辭殘缺不可讀也悲夫崇寧元年中秋日轉運
判官石豫安正題

秣陵縣南二十里有巖山山西有石室山東大道左

有方石長一丈勒名題贊吳功德孫皓建宋明帝太

始中建平王休祐從巖山射雉卽此 巖山東有大

石碣長二丈折爲三段因以名岡

丹陽記

案吳錄其文東觀華嚴作其字大篆未知誰書或傳

是皇象恐非在今縣南四十里龍山下

許嵩建康實錄注

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若篆

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沉著痛

快真得其筆勢云

東觀餘論

象書獨步漢末况體兼篆籀口口宜居周鼓秦刻之
次魏鍾繇諸書無論也其石四方面背潤書各八行

兩傍口書口口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辭雖不可讀口口識者八十餘字末後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吳郡曰東海夏侯蓋列與事之臣于正文之後華覈為東觀令是必華覈也戚光集 慶續志今江寧縣有段石岡蓋舊立碑處据丹陽記晉宋時已折為三段內一石上有轉運副使胡宗師刻字言此石在府南天禧寺門外半埋於土因輦置轉運司後圃籌思亭時宋元祐六年此石歷八百十有五年矣蓋又不知何年自巖山徙至城南也轉運司今府治此石在紬書閣前後又徙錦繡堂前碑刻中歸附

後改臺治此石欹仆於地其一段缺壞蓋嘗為人鑿

以他用而不果也其第二段處有襄陽米芾四字亦

為人磨礪幾盡至治口年臺掾楊益得之解草中與

教授湯弥口訓導李東戚光言于中丞石公珪治書

郭公思口募民昇至廟學門內之左張鉉金 陵新志

吳後主立碑紀吳功德吳錄云其文東觀令華覈作

其字象象書也明一統志

考吳志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上有年月字遂

改明年為天璽元年是年鄱陽言歷陽上石文理成

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

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石竇之瑞又改明年爲天紀以協石文此碑不見於志考其文有天發神讖等語則亦當時瑞應之事然天紀四年王濬遂入吳

矣楊士奇東里集

天發神讖碑吳皇象書又定爲蘇建周暉金陵順事

案諸書俱以爲皇象書周暉獨言又定爲蘇建建無

能書名亦不知爲何時人考孫皓封禪國山所立碑

文末有東觀令史邱信中郎將臣蘇健或暉誤引此

邪周在浚天發神讖碑考

碑文相傳爲華覈所作益本張勃吳錄而許嵩建康

實錄注戚光集慶續志因之以覈嘗爲東觀令而碑

復有蘭臺東觀令字遂以實之也考覈爲東觀令時

犯顏數諫號稱直臣又其免官在天冊元年則碑之

所云蘭臺東觀令別是一人覈既免官又素伉直必

不復藉符瑞取媚未可遽信爲覈之文矣文曰天璽

元年察其下益有月字揚雄太元經曰運諸察政王

莽候鉦文曰重五十察斤成書七爲察而吳興國山

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世有七與是碑先後建立

則爲七月無疑耳曝書亭集

天發神讖碑集慶續志云辭不可讀可識者八十餘

字數其釋文僅七十一字客座贅語載與志同俱誤
以中書郎行在關內侯下吳郡在九江朱下未有釐
正之者今石三段排尊經閣下上段置中央中段置
左下段置右其字一百九十有六因洗剔段石攷證
舊搨連接三段正其舛合且就剝落思維補三十一
字則辭意貫通可讀矣仍有偏旁字脚不可識者五
字并載以俟攷古君子

王槩
跋

右石凡三段第一段廿一行中空一行共存全字一
百有七半字一第二段十七行中空二行共存全字
八十五半字九第三段十行中空一行共存全字二
十半字二總計三段廿一行凡存全字二百十有二
半字十有二 乾隆四十四年秋方綱親到江寧府
學尊經閣下手量是石中段爲第一石高三尺五寸
圍八尺九寸其頂宛然鐘形截去上角者截痕尙可
辨也東爲第二石高二尺三寸三分圍八尺六寸此
石末工東二字乃是半字自此以下削去是以此半
邊有似方形西爲第三石高二尺六寸二分其圍則
上濶下束亦以削去之故側出方稜耳上圍六尺八
寸三分下圍六尺三寸七分 按王槩天發神識碑
賦自記云是碑凡三十二行然實是二十一其以

二十一行者連空行計之也又謂補三十一字是

字此未可知第四行中段之頂補元字非第六行上段之

下補月字此當是第七行上段之下補陽字未第八行

中段之頂補于字非第九行上段之下補泰字未中

段之頂補月字今從下段之頂補解字今從第十行

上段之下補郎字當是第十一行中段之下補日字未

第十二行上段之下補大字未下段之上補侯字當是

第十三行上段之下補解字未中段之頂補十字非

中段之下補字字當是第十六行上段之下補往字未

中段之下補歷字當是第十七行中段之頂補大字從

之第十八行中段之頂補刻字非中段之下補萬禩

字未而反遺失數字如第六行中段末之中字第七

行中段末之山字第十四行中段末之備字皆拓本

見全者而皆失之其所總計行數字數概不可憑不

特近日金石經眼錄所圖三段之尺寸皆已差舛而

竹雲題跋所計行數字數亦皆不足據也吳山夫

云此碑非一石所折今驗其東段第二石之頂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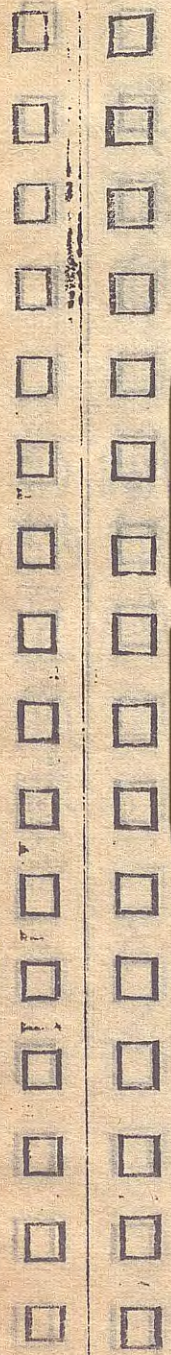
磨平刻一喬字字大於掌而不能泯其鑿鑿之痕是

一石折為三無可疑者兩漢金石記

按孫皓天璽元年屢有石函石室諸祥書于本紀
傳碑云天識廣多又云上天宣命則亦是時紀符
瑞者碑斷折三段合之止數尺許山謙之丹陽記
云長二丈者妄也張勃吳錄以爲華覈撰文皇象
書許高建康實錄注董道廣川書跋黃長睿東觀
餘論說皆從之近朱氏彝尊据吳志辨其非覈所
作昶攷國山碑以旃蒙協洽之歲乙未月次陬訾之
舍丙申重光大淵獻之日辛亥受天玉璽於柔兆涸
灘丙申月正革元卽爲天璽元年而告祭刊石中有
中國史瑩覈名意覈雖因微譴免官猶在左右遂命
以撰文未可遂定爲非覈且并疑象書也象字休
明廣陵江都人張懷瓘書斷云象工章草小篆入
能或卽指此等篆書而言然書斷及張彥遠法書
要錄並以象爲官至侍中梁書及南史皇侃傳並
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爲立傳不能定其孰是矣
仁和袁明府枚舉此冊以贈因記所疑于簡末

禪國山碑

碑高一丈圍一丈共四十三
行行二十五字今在宜興縣



○○○○延頸跂足率土來庭柔服百神經緯庶務日昃不

右第十一行延頸跂足外紀作頑嚚乃止庭外紀作獻百神湯抄作以仁

暇○觀六經旁貫百家思該道根數世陵遲大絲未光闔立東觀

右第十二行暇外紀作食根外紀作數數世陵遲外紀作頻十陵道絲未光外紀作磬朱光

○紀實言建設墳典采詢微聞窮神極化無幽不闡舉逸遠佞實

右第十三行設湯抄作論窮 化外紀作實感神化

罪宥刑守道尚功嘉善矜弱哀賤愍凶○○朽枯上天感應○○右第十四行守漫鈔作尊外紀作惡並誤

○○○踐阼初升特發神靈膺受錄圖玉璽啓自神異神人指授右第十五行○○踐阼初升外紀作箕宿降祉利

丰膺受錄圖外紀作靈璽鎮國

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者弋十有弋五帝瑞氣黃

右第十六行青玉符外紀作有玉簡抱戴外紀作明朗帝外紀作天

樵紫蓋覆擁宮闕顯著斗牛者弋十有九麟鳳龜龍銜
圖負書冊

右第十七行擁漫鈔作被外紀作擁下注靡同斗
牛漫鈔外紀作牛斗並誤十三茲悉正之

有九青猊白虎丹鸞彩口鳳廿有二白鹿白麕白鹿白
兔卅有二

右第十八行猊漫抄作蛇外紀作蜺虎外紀作兕
丹鸞彩口鳳漫抄作丹鸞彩鳳魚鳥外紀作丹角
黑口口鹿漫鈔作虎麕漫抄作麕外紀作麕下注
力丁切大羊也鹿外紀作麕兔外紀作鹿誤

白雉白鳥白鵲白鳩弋十有九赤鳥赤雀廿有四白雀
白燕廿有

右第十七行燕漫抄作鸞誤

黍神魚吐書白鯉騰舡者二靈祭神蠶彌被原野者三
嘉禾秀穎

右第二十行黍漫抄外紀作七並誤魚外紀作虎
蠶外紀作絮誤

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榦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
珠璧流離

右第二十一行璧流離俗本漫抄作拱璧琉璃誤

按宋書符瑞志曰璧流離王者不隱過則至

卅有六大貝餘蜺餘泉黍十有五大寶神璧水青鼓璧卅有八玉

右第二十二行餘蜺餘泉俗本漫鈔作餘蜺餘孕

小山堂本作餘蜺餘孕外紀作餘口榦泉按爾雅

說貝曰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蜺又作蜺鼓璧

漫抄脫璧字

燕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鐘神璽夔祝神鷲卅有六石

室山石闔

右第二十三行燕外紀作兕鳩外紀作螭者字外

紀闕闔俗本漫鈔作門誤

石印封啟九州吉發顯天識彰石鏡光者弋十有弋神

口頌歌廟

右第二十四行封啟俗本漫抄作封石按晉書五

行志曰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啟

天下太平九州吉發顯俗本漫抄作羊口口石口

口外紀作九州吉發顯惟九州二字略可辨弋十

有弋俗本漫鈔作弋十有七誤

靈示者三畿民惟紀湖澤闔通應識合謠者五神翁

神僮靈母

右第二十五行闕漫鈔作門靈母漫抄作雲母並
誤

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黍靈夢啟識神人授書著驗曰
口者十秘

右第二十六行神女外紀作靈女誤

記識文玉版紀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采明發者八玉口
王瑄玉瑣

右第二十七行記外鈔作略識外紀闕德漫抄作
真三字漫鈔闕人俗本漫抄作璽小山堂本作力
竝誤采外紀作彩明漫抄作光誤

玉玦玉鈎玉稱殊輝異色者卅有三玉尊玉盃玉盤玉
嬰清絜光

右第二十八行玦俗本漫抄作璣小山堂本作瑗
外紀作玦按宋符瑞志曰漢桓帝永興二年光祿
勳吏舍夜壁有青氣得玉鈎玦今此下連玉鈎而
字下不可辨故且從外紀絜漫鈔外紀作潔竝誤
眼者九孔子河伯子胥王口宣言天平墜成天子出東
門鄂者四

右第二十九行口別江南通志作刺口漫鈔云闕
外紀作靈宣小山堂本漫鈔作宣天一閣舊拓本

作寔卽宣字

大賢司馬微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啟緘發事與運會者

二其餘飛

右第三十行微俗本漫抄作微小山堂本作微外

紀作微事外紀作若與漫鈔作興誤案以微作微蓋書者之誤

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覲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

者不可稱

右第三十一行殊漫鈔作殊外紀作殊下注殊同

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日惟重光

大淵獻行

右第三十二行陬訾之口俗本漫鈔及海鹽縣圖

經日知錄作陬訾之舍並誤翁方綱曰歲正月孟

陬作陬字从口十二次陬訾陬字从女此碑以陬

爲陬蓋猶沿漢碑假借之習

年所值實惟茲歲帝出序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

文曰吳眞

右第三十三行周漫鈔作因誤

口帝玉質青黃鯁理洞徹軒受祗筵夙夜惟寅夫大德

宜報大命

右第三十四行鯁漫抄作解外紀作鯁今碑泐闕

一字筵小山堂漫鈔作筵外紀作棟夫外紀作而

說

主乃以蔡屯沼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萬元郊天祭地紀號天

右第三十五行彰外紀作欽

璽用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璟大司徒燮大司空翰執金吾脩

右第三十六行用漫抄作實

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史鑿蕞等

右第三十七行

僉以為天道元嘿以瑞表真今眾瑞畢至三表納貢幽荒百蠻浮

右第三十八行僉外紀作亦嘿外紀作曠三漫鈔

作四浮俗本漫鈔作薄下二字並誤

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絲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

右第三十九行慕化外紀作口川

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嘏

右第四十行

噉之望焉

右第四十一行外紀無焉字按漫抄載碑文凡三十九行通計之止九百餘字蓋趙氏僅就碑之東北邊行讀起不知正北一面左方尚有二行文雖不能讀而筆跡尙未全泯總而計之共得千餘言正與金石錄之數相符若盧熊沈敕牛運震諸家所紀行數多寡益參錯不足憑矣

建所書

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

右第四十二行立俗本漫抄及周在浚天發神識碑文考作邛並誤立信中郎將雖不見於三國志及續漢書百官志等書觀元劉大彬茅山志云杜契杜陵人孫權用爲立信校尉是吳官有立信之號矣又吳志陸抗傳赤烏中遷立節中郎將吳九真太守碑又有立忠都尉皆其類也臣俗本漫鈔在將字下偏右建俗本漫抄及天發神識碑攷作健並誤書字漫鈔闕

刻工殷政何赦

右第四十三行漫抄不載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

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

五年晉遂滅吳矣集古錄

右碑其前叙孫皓卽位以後郡國祥瑞凡千餘言金石錄

說文漆象形如水滴而下賈山云漆塗其外是也而

漆臬絺紵椅桐梓漆之類經傳已多借用至今反以

漆爲古字漆沮之漆却有省其水者韓勅碑書漆作

漆侯鉦銘云重五十漆斤者隸法小變而借用作七

也吳天璽年國山碑云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漆唐

裴談司刑寺佛跡碑云長安貳率漆匪夫豈無據乎

惟北齊文宣以七爲漆而誅上黨王渙則寃哉虐也

數目有壹貳至於玖拾莫非假借鄙俗無他訓若仿

古而用漆豈不韻勝隸續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

室郡表爲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

大赦改明年爲天紀卽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

禪碑土人目爲固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字畫

奇古歲久多磨滅訪得舊刻以今文寫之碑中大槩

言符瑞初無可取姑備錄之以見皓之亡有自矣雲麓

漫鈔

全宋文卷之二四吳

七

蘇建官至中郎將其書與皇象同所書禪國文

國下疑脫

山在宜興善卷山中

書史會要

按三國志金陵實錄孫皓因國山有石立遣司空董

朝太常周處封禪刻石碑字三面可辨惟東面剝裂

模糊益無屋莖之也碑詞載所遣人姓名而無周處

史氏誤矣

周必大迂舟遊山錄

碑自丞相而下十四人獨有大司空朝而無處名按

處傳處仕吳止東觀令無難督無有兼太常之事豈

史氏見處為陽羨人輒附益耶當以碑為正

咸淳甌陵志

按碑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日惟重光大淵獻

遂受玉璽文曰吳真皇帝乃天冊元年乙未正月辛

亥又云柔兆涒灘之歲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

璽先行禪禮紀勒天命則歲丙申矣太尉璪即宏璪

曲阿人祖咨孫權外甥璪官至中書令太子少傅大

司空朝史稱兼司徒董朝國史瑩嚴即光祿勳薛瑩

東觀令華嚴熊叅攷傳記蓋以吳郡掘銀而改天冊

海鹽玉璽有文曰吳真皇帝而改天璽歷陽山石文

字而改天紀碑云湖澤開通即臨平湖開之事石室

山石開發即海鹽陽羨之事當時海鹽亦屬吳郡舊

有六里山石篆刻其略曰旃蒙協洽之歲得玉璽文

曰吳真皇帝與此碑合疑陳壽之所書石函小石刻
皇帝字誤合臨平湖開之文史云於歷陽刻銘今世
亦不見有此文字如巖山神識海鹽玉璽國山刻文
史家不能備載此文歐趙二家皆有著論矣其字畫
形勢絕與神識相似第石質堅頑土人就其上鐫刻
故行款廣狹長短微有不同宋黃伯思謂皇象書字
勢雄偉殊不審皇象在孫權時與巖範鄭姥等號八
絕則神識碑亦蘇建無疑也東漢碑碣多尙隸書獨
此二篆有周秦遺意神識險勁峻拔國山純古秀茂
可與崔子玉書張平子碑相頡頏若永建麟鳳贊魏
石經中篆文弗足論也

盧熊跋

皓碑言神鼎靈璽金冊鳳凰與夫黃旗紫蓋湖澤開
通天識神謠之類皆見于吳志陵道之啟謂石室開
遂基大宮謂作昭明宮晉避文帝諱後稱顯明宮石
印封啓九州吉則信歷陽使者之謬語耳按江表傳
曰歷陽表言石印封吳書云疑昭遣使者吳書云疑以
大牢作高梯上觀印文使者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
司馬微善論運命歷數才元蜀吳書云蜀上得之增飾
其辭以獻皓取媚虞翻五世學易尤明象要故引此
二人爲證若河伯子胥王靈圖亦皆當時識緯之書

自丞相以下紀名凡十四人如宏瓌董朝滕循張悌
丁忠岑昏薛瑩華覈皆見於志餘莫可攷

碑模見詞
翰朱昱

成化
陵志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
子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
舍日惟重光大淵獻日當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
則又失之

日知錄

據碑言似因封山而後改元天璽據吳記則陽羨石
室之瑞在天璽元年因封禪國山明年又改元大赦
則改元者天紀也大抵此時無歲無瑞亦類歲改元

先後之間固有不及細詳者矣 碑云三表納貢三

籀文四字金石錄作三非是

金石存

愚按是碑侈陳符瑞詞多誣誕卽後人或取以考核
史志前後年月究無確據皆無關於著錄之大者惟
篆勢遒勁爲三國孫吳時之蹟是爲古物可翫耳是
碑玉皆書作王一皆書作弋四或作三七皆作泰皆
古體之僅存者泰字則洪氏嘗說之矣廿卅字則古
本左傳已然惟筵字篆勢不甚可解而又極分明姑

從諸家錄作筵耳

兩漢金石記

碑形微圓而楮東西二面廣南北狹四之一字徑二

寸文起東北而南而西訖于西北凡千餘言碑首上
銳而微窪石色紺碧風雨剝蝕東與北二面文字尤
多漫滅南而下方石碎脫去十餘字而西面上截泐
紋尤深更歷歲月當折一角矣吳志言天璽元年臨
平湖開通又于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刻上作皇帝
字於是改元大赦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
字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名曰石室乃遣司徒董朝
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
協石文按志所紀合之碑文頗多疑義志於臨平湖
得函改元大赦下歷陽山石成字又云改元大赦兩
言改元蓋上所云乃改本年爲天璽元年下所云明
年改元則改次年爲天紀元年也據碑旃蒙協洽乙
未之歲得玉璽文曰吳真口帝以柔兆涒灘之歲改
元天璽是以海鹽六里山得石璽在天冊元年而改
次年爲天璽元年非因臨平石函而改本年爲天璽
元年臨平湖事碑中故有之第言湖澤闢通却未因
之以改年也兼司徒董朝碑作大司空兼太常五字
疑亦羨文蓋當日是祇遣董朝一人至陽羨封禪國
山觀碑後列諸臣名而處獨不預可見處素剛正必
不藉此以阿其主旣見泛舟錄毘陵志等所說多同

其諸家辨說中盧公武跋攷數較詳第謂此碑字畫
絕與神識相似則仍踵長睿之論所不解也至若碑
所列諸臣名自宏璆至華燾諸人外如執金吾修當
卽滕循循與脩古通故三國志皓傳作滕循而呂岱
傳注及晉書並作滕脩隸釋謂二字止爭一畫恐非
餘若丞相沈大司徒燮城門校尉欽尙書直晃昌俱
未見於國志惟晉書杜預傳有吳都督孫欽甘卓傳
父昌吳太子太傅此城門校尉欽尙書昌豈卽其人
乎俟更考之

吳鸞山碑考

按神識國山刻碑之事不載吳志惟裴松之注於

皓傳歷陽山石文理成字之下採江表傳有刻石
立銘語其碑今已不見甚矣金石之與史相表裡
也然後漢書祭祀志注引陽羨封禪碑云神魚吐
書白鯉騰船者二靈祭神蠶彌被原野者三梁書
許懋傳亦論及國山封禪事則唐以前此碑甚顯
而陳志裴注皆遺之何哉志紀當時符瑞止吳郡
得銀臨平湖得石面歷陽山石諸異而碑中所叙
者至一千二百八十有一蓋皓淫酗殘虐大命將
墜天出反常者以戒之而侈然自喜妄意爲太平
之兆于是羣臣百姓造作奇詭爭相獻媚以至繁

夥不可勝數理必然矣國山距宜興西南五十里
此碑寔在其上太平寰宇記述陳暄記云土人相
傳碣下埋金函玉璧銀龍銅馬之屬暗疑有王氣
故以此物鎮之俗呼爲董山以董朝所封故耳吳
志稱封禪之役朝與周處奉使宋周必大史能之
諸人並以碑無處名斷史之誤近海鹽吳君騫著
國山碑攷因謂處素剛正必不藉此阿主且謂史
有美文誤矣昶少時嘗至碑所審其方位前十四
行文爲碑起處卽周所謂碑字東面剝裂模糊者
也今拓文前半雖多缺蝕而雲麓漫鈔載丞相沈

下有兼太常處奉迎之文則處名自見前幅後不
再署者或緣事中返或未與議禮因而從略不得

人于此致疑也

碑以壁流離爲琉璃與
武氏石室祥瑞圖同

葛府君碑額

額高一尺八寸五分廣一尺二寸五分
分三行行四字正書今在句容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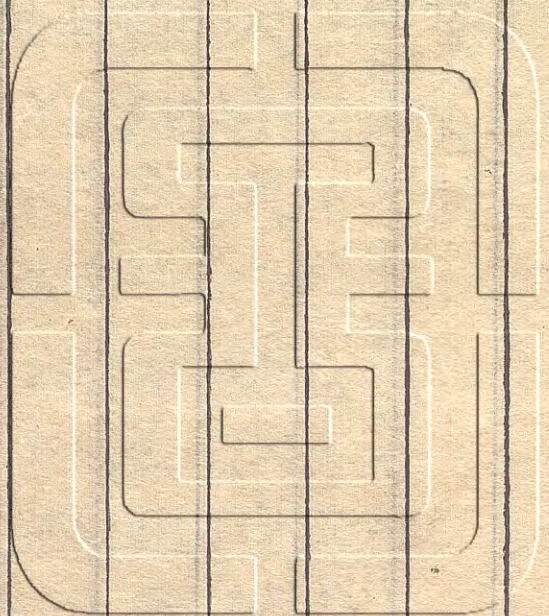
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碑

右碑額三行云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碑楷書
徑三寸許衡陽孫吳所置郡漢世稱郡國守相爲府
君魏晉猶然予收藏孫吳石刻如谷朗及此碑皆以
太守故得府君之稱非若後人之泛用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右碑在句容城西門外五里梅家邊土人呼其地爲
石碑岡碑圭首有穿攷吳志三嗣主傳太平二年以
長沙西部爲衡陽郡與碑正合法苑珠林稱葛祚爲
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祚將去官乃
大具斧斤將伐去之明日當至其夜居民聞江中洶
洶有大聲非常旦往視槎移去數里駐在灣中自此
無患卽其人也碑用粗沙石正似天璽碑其不爲後
人見取作碑材亦以此石經二千年始見于世前金
石諸家俱未及載後之好古者得之當無忘予與朱
筠谷搜訪之力也楷書之見于法帖者則有程邈最
先然不足信其見于碑碣亦始于此良足寶也

孫景
衍跋



金石萃編卷二十四終

金石萃編卷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謨

晉

任城太守孫夫人碑

碑連額高九尺二寸廣三尺九寸共二十行行二十七字今在新泰縣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出碑

夫人齊南孫氏之中女也實曰口姬其口與口同姓別閭族遂以爲氏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稱世濟其休夫人少有澍質純靜不口寬仁足以容衆明敏

足以辯物九歲哀母少為父所見慈撫終

哀哀毀聖不易位雖有隱括傳母之訓

以加父時未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窻

妻伏氏魏文帝以用妻之伏氏柔少有國

色非所好而顧違尊命莫之能定夫人

謂父曰何不嘗同窻辭之父意乃寤文

帝詔幸之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

終違而得道者也父悅入謂之曰昔臧武

仲先犯齊柱不令與己邑今我不犯尊而

蒙優詔同歸殊塗介代伯序為侍中

父為侍郎此為同窻故夫人父為勃

海太守十餘年政化大行孤宣意時夫人見口在家止父令留而謂之

口感而退雖天之遺然事君不懟口能

口為吏部尚書多用老成先

帝舊臣舉之口口口口必不忘君口而口舉

君為侍中夫人口而口過窮理盡情為父

所異皆此類也夫人在羊氏口口有口度

承上接下眾皆悅之任城北口口口口生

夫人由此相帥孝口加之謙勤戰戰臨深

惟恐不逮是以甥姑嘉其淑婉娣如宗莫

德音口夫人為婦卅餘載言無口過口無

怨惡故也口且感慈口口口口口下惟

詩人刑于之言瞻前口後率由弗違以御

于家邦終始以孝聞口夫人之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牽早亡子孫皆仁厚振振有麟止口化皆

是義形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月庚寅口十二月甲申口嗣子迅哀懷

永絕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力不肅之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所以章君父之令德也又有號謚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朽可沒而無稱哉於是乃退而口口口為之

辭曰

奕乎文母于我夫人潛神內識口口口口口

和樂色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昧且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翼翼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曰古□□□□□□□□何以告哀

右碑在新泰縣新甫山下向來未有著錄者乾隆甲寅秋阮詹事芸臺搨以見諱文多剝落而點畫嚴整頗似范氏碑筆意任城太守不見其姓名世系據文有夫人在羊氏語知其姓羊也又有庚寅十二月甲申字以干支求之當是泰始六年也又云昔臧武仲先犯齊壯不令予邑蓋用左氏傳齊侯將與臧紇田事壯與莊古書往往通用其云長沙人桓伯序者桓階也魏志階字伯緒此碑作序古人名字多相應當

以序爲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魏志列傳桓階字伯緒碑以緒爲序爾正釋詁序緒也是古字通故也階傳言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是當爲階元配如碑載伏氏年少似是其繼室也階身歿而遺事可見近杭太宗三國志補注蓋未搜及之碑言伯序爲侍中父爲侍郎此爲同寮按階傳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而夫人之父官侍郎亦同其時其後父歷官侍郎渤海太守吏部尚書侍中則位亦顯矣然史不爲立傳碑亦不書名按盧毓傳文帝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乃舉阮武孫

邕帝於是用邕按碑言父爲吏部尚書其時正與相近疑其爲孫邕也又魏志齊王芳紀注引魏書公卿上表列名四十六人中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邕又見論語集解序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碑所題光祿大夫者正相合建德亭侯蓋由關內侯遞封至此耳碑云夫人在羊氏按羊氏當晉時泰山南城門閼最著任城太守爲羊氏之族惜碑不見其名遂莫可稽也晉書職官志王國改太守爲內史以宗室傳證之景王陵太始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是任城爲王國不宜稱太守蓋當云內史而淆亂往往相易不可遽數如桓彝見武帝紀稱宣城內史及按桓溫傳則亦稱太守皆此類也碑年號已損惟第十五行有十二月甲申字逆推前文有庚寅字又上有八年字據是則爲太始六年歲次庚寅也但微於六字殘其上耳碑以仲爲申太爲大莊爲壯趾爲止皆古通用字乾隆癸丑江君柘香在新泰張孫莊搜得此碑拓一紙屬予及門張璞斯轉致之

授堂金石跋

昔見新泰縣志有晉任城太守李夫人碑求之弗獲乾隆甲寅江子柘香鳳翥搨此碑寄觀額曰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之碑始知志載誤孫爲李也洪景伯

跋廣漢屬國侯夫人碑云漢婦人墓銘見于文士集
中固不一石刻存者獨此一碑耳晉碑本少婦人墓
銘則尤少况文古書莊不減漢魏夫人父孫夫羊均
失其名八年之上殘闕莫辨惟知二子宏明宏哲及
嗣子揚迅耳夫人父位列卿封建德侯夫官任城太
守爵已不卑史傳宜有紀載當再考之傅母之訓下
一字潛神內識下一字與罔極之罔同魏受禪表罔
不沾渥省文作罔此作父也殊塗余下作牛隱隱似
羊字疑代伯序爲侍中者是羊君父爲侍郎此爲同
察故云云疑其父與羊君同察因與婚姻夫人曾事
舅姑其舅當在碑中或叙及在前所以後文止云夫
人在羊氏不復云何年于歸也惜剝落難辨不敢臆

斷耳

黃易跋

碑及額皆八分書額無太守姓碑云夫人在羊氏晉
書諸羊傳無任城太守未詳其名夫人之父魏志亦
無傳碑云爲吏部尚書又云舉君爲侍中按盧毓傳
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
用邕管寧傳侍中孫邕薦寧覆謂邕歷官與碑同疑
卽邕又鮑勛傳帝屯陳畱郡界太守孫邕見按碑言
父爲渤海太守不云陳畱此其異矣魏文帝典論光

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
事之據此則邕為濟南人碑稱濟南孫氏或是也碑
又云昔臧武仲先犯齊壯不令與己邑考左傳齊莊
公將為武仲田與之言伐晉武仲以鼠為喻遂不與
田碑指此事謚法武而不遂曰莊此莊字本作壯晉
時左傳尚作齊壯公後改為莊耳漢趙充國蜀漢關
羽魏曹休桓階許褚張郃龐德徐晃文聘州泰並謚
壯侯朱文藻曰碑有八年十二月甲申字八年之上
漫漶莫辨夫人在魏文帝時年已長成自文帝初元
迄元帝禪晉已歷四十六年夫人當逾六旬則入晉

歷年不久終西晉之世有八年者武帝之太始太康
惠帝之元康考元康八年距晉初已三十六年夫人
恐不逮此按元康八年十二月戊戌朔甲申在十一
月太康八年十二月壬寅朔甲申亦在十一月惟泰
始八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五日為甲申碑當是泰始
八年夫人年垂七十矣

桂馥跋

齊太公呂望表

石連額高五尺四寸廣三尺一寸二
十行行三十字今在汲縣太公廟

大呂望表

齊大呂望者此縣人□□□□□天其

曰曰大晉受命曰曰曰曰四海一統大康
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得竹策之書書
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
曰文王夢天帝服曰襪以立於令狐之津
帝曰曷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大公於後
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爽大公夢之亦
然其後文王見大公而訶之曰而名為望
乎答曰曰曰望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
大公言其年月與其曰且盡道其言臣此
以曰曰之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
為卿士其紀述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曰
曰孝年數蓋壽百一十餘歲先秦滅學而
藏於此墓天下平泰而發其潛書曰曰所
出正在斯邑豈皇天所以章明先哲著其
名躋光于百代垂示無窮者矣於是大公
之裔孫范陽盧天足自太子洗馬來為汲
令殷谿之下舊有壇場曰今隨廢荒而不
治乃咨之碩儒訪諸朝吏僉以為大公功
施於民以勞定國曰之典祀所宜不替且
其山之能興雲雨財用所出遂脩復舊祀

口名計借口口勒口以章顯烈俾萬載之
後有所稱述其辭曰

於鏢我祖時惟大公當殷之末口施廟諱通
上帝有命以錫周邦公及文王二夢惟同
上帝口命若時登庸遂任心膺寅亮天工
肆伐大商克咸厥功建國胎土俾厓于東
奮乎百世聲烈弥洪殷室之山明靈所託
升雲降雨為膏為澤水旱癘疫是禳是榮
未方裡祀莫敢不敬報以不福惠我百姓
天地和舒四氣通正災害不任民無天命
嘉生蕃殖口口遠邇迭用康丰稼穡茂盛
凡我邦域永世受慶春秋匪解無口茲令

大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

河北道衛州汲縣太公廟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水經
云汲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碑云太公望者河

內汲人又有太公泉

樂史太平寰宇記

史記謂東海上人西伯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
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曰呂尚處世隱海濱
西伯拘羨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言呂尚所
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蓋不得其詳迺廣徵

異說其謂東海上人則得於孟子其先君望子則得
於墨子至拘羨里則戰國辯士之論也灼龜而得兆
立以爲師今緯書有之曾不知諸侯無太師而東海
時避紂爾則得以爲卿士其說是也詩曰維師尚父
則知爲武王師也竹書最古當魏安釐王時國史則
所書宜可信其言服元讓而說文無此字惟曰漢令
改衣耕謂之襄而衛宏字說與昭卿字指則有之如
許慎所遺古文眾矣昭卿因宏以有記非得之是碑
豈知宏之爲有據哉晉記言咸寧五年盜發汲郡冢
與此碑異知史誤也

廣川書跋

水經注縣故汲郡治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
亦謂之礪谿言太公常釣于此也今其文曰般谿之
山明靈所託般卽礪之異文 水經注又言縣民故
會稽太守任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生於汲舊居猶存
君與高國同宗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
遂立壇祀又言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
公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碑立於其上此
碑是无忌所立無字作无而自稱爲太公之裔孫然
則崔盧二姓皆出太公其後人之門第可謂盛矣
表云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蓋壽百一十

金石錄卷三十三
餘歲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尚書顧命稱齊侯呂伋
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以太公爲康王時
卒者非矣開寶中詔修先代帝王祠廟而以鬻熊配
文王召公配武王周公唐叔配成王太公畢公配康
王蓋因此碑而誤

金石文
字記

碑云太公此縣人攷之四書釋地以後漢瑯琊國海
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
鄉又釣于棘津其浦今存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
之濱卽是其家漢崔瑗晉盧无忌立齊太公碑以爲
汲縣人者誤余謂不然水經注言縣民故會稽太守

任宣曰令崔瑗曰太公生于汲舊居猶存任宣所徵
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而太公旣生居是土迫近朝歌
之墟不堪其困然後辟居于東則汲固其邑里海曲
乃流寓耳碑溯其始而閻氏輒以爲誤不亦甚歟

金石
賦

案此碑稱太康二年盜發冢出周志卽所謂汲冢周
書也其詞有文王夢天帝云云今不在逸周書中可
證知後人以逸周書爲汲冢所出之謬矣

係星衍三
國六朝金

石
記

案去汲縣治西北二十五里崇岡巉嶒林木叢茂

有泉滂然其下距泉復二里許相傳齊太公呂望
墓在此故名其泉爲太公泉土人卽其地建廟以
祀焉考裴駟引皇覽云太公墓在臨淄城南十里
鄭元注檀弓則云太公望受封于齊留爲太師五
世之後歸葬于齊鄆氏水經注亦云太公河內汲
人正與碑合公墓在汲長可信也盧氏本出太公
之後通志氏族略云齊文公之子高高之孫僂食
采於盧因邑爲氏唐京兆曹盧若虛錄太公後四
十八姓刻石於太公廟禮部員外郎崔宗之爲製
銘盧氏與焉通志又云秦有博士盧敖子孫家於
涿水之上遂爲范陽涿人无忌其卽盧敖之後歟

關中侯劉韜墓志

碣高一尺八寸廣七寸凡五行行十字今在偃師武氏

晉故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征東將軍
軍司關中侯劉府君之墓君諱韜字泰伯
耐孝處士君之元子也夫人沛國蔡氏

右征東將軍軍司劉韜墓版文其石廣僅二尺餘予
題爲墓版文未知其然否也軍司之名不見于晉志
而紀傳屢見之文帝紀帝奉天子西征是時魏諸王
侯悉在鄴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于鄴義陽

王望傳置太尉軍司一人南陽王模傳遣軍司謝班
伐賈疋譙王承傳王敦詐稱北伐請承以爲軍司傅
祇傳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爲行安西軍司汝南王亮
傳舉軍司曹問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東海王越
傳以尚書曹馥爲軍司謝元傳時遣軍司鎮慰荒離
劉允傳爲平南軍司衛瓘傳以本官持節監鍾會鄧
艾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百人李熹傳司馬佃爲寧
北將軍鎮鄴以熹爲軍司羊祜傳爲都督荊州諸軍
事嘗欲夜出軍司徐裔執戟當營門曰將軍都督
里安可輕脫劉寔傳杜予之伐吳也實以本官行

南軍司于濬傳臣復與軍司張收等共入觀皓宮王
戎傳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王衍傳東海王越之
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蔡謨傳太尉郗鑒
疾篤出謨爲太尉軍司金石錄晉光祿勳向凱碑嘗
爲北中郎軍司是軍司固軍中要職山濤衛瓘李熹
之軍司皆在魏朝則魏已有此官竊意軍司卽軍師
晉時避諱改師爲司史人并魏之軍師亦追改之非

魏時本稱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億案志向爲土人掘井出之已二十餘年仍棄置一
民家乾隆癸卯余自杏園莊假之而歸石以今尺量

度不過二尺餘上銳下齊作圭形無年月可考字皆完好無缺劉君官不爲卑然於功狀竟無所鋪叙古人之不溢美尤爲可愛如此誌所言關中侯證之金石錄晉光祿勳向凱碑有賜爵關中侯晉鴻臚成公重墓刻有守鴻臚關中侯隸續晉右軍將軍鄭烈碑賜子一人爵關中侯與此符合或曰關中侯卽關內侯之異文余謂不然魏書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見三國志注引晉書武帝紀五等之封皆錄舊勳本爲縣侯者傳封次子爲亭侯爲鄉侯爲關內侯亭侯爲關中侯然則旣有關中侯又置關內侯其爲一爵顯然而世多混同爲一此古制之存愈以失考也又晉書符堅載記馬建降于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勒碑軍司之名同此誌石出自杏園墓亦當在是然無可尋矣 陳龍正家矩誌石需防發掘須令易見若進家禮合字於背外用鍍束是掩之也雖掘者見石何由知爲其塚而遽歇手乎冀其斷鍍開諦察詳觀抑又難矣宜仰字於面但以軌覆之離壙前數尺淺埋之案此石由掘井始

出土蓋卽當日誌墓之石埋於壙中者制亦如漢碑式而形制特小直不復用甄較之家矩以意爲之者更有據也禮家宜倣爲後人埋銘定式復師金石遺文記

保母磚志

高一尺一寸廣一尺一寸十二行行十字行書

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

高秀歸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

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既

望塋會稽山陰之黃岡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

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

之保母高于茲土者尚□□焉

右晉興寧三年王獻之保母墓碑嘉泰二年夏六月

山陰農人闢土得磚於黃岡卽是碑也時有曲水

小研俱出焉色黝而潤後有晉獻之三字旁有永和

二字以志文觀之蓋殉葬時物也碑字十行斷缺之

餘其文可讀今歸錢清王畿家畿字千里好文博古

乃三槐文正之後得所歸矣碑云後八百餘載知獻

之保母官於茲土墓甄之出實八百三十八年獻之

前知如此異哉閏十二月既望會稽太守豫章李大

性跋

錢清三槐王畿得晉大令保母志并小研於稽山樵
人周二物予皆親見之志以磚刻甄四垂其三爲錢
文皆隱起已斷爲四歸王氏又斷爲五凡十行末行
缺二字不可知第六行缺十二字猶可考曰中冬旣
望墓會稽山陰之黃岡硯背刻晉獻之字上近右復
有永和字乃畫成甚淺瘦永字亡其磔和字亡其口
碑石絕類靈壁又似鳳味甚細而宜墨微窪其中自
興寧距今八百三十八載異哉物之隱顯亦有定數
而古之賢達皆能前知之歟又按畫記大令以晉孝
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乃終上推至乙丑歲年廿
二其神悟已如此言語翰墨之妙固不論也 保母

志有七美非他帖所及一者右軍與懷祖王述同家
越右軍郎邪族懷祖太原族故大令首言郎邪所以
自別古人之重氏族如此二者世傳大令書除洛神
賦是小楷餘多行草此乃正行備盡楷則筆法勁正
與蘭亭叙樂毅論合已外雖東方贊黃庭經亦不合
也三者蘭亭叙世無古本共寶定武本定武本刻於
數百年之後寧不失真此乃大令在時刻筆意都在
求二王法莫信於此四者不惟書似蘭亭文勢簡秀
亦類其父又與叔夜伯倫淵明遠公所作同一標致

五者定武蘭亭乃前代巧工所刻嘗以他古本較之
方知太媚此刻甚深惟取筆力不求圓美雙字之掠
夫字之磔載字之戈志字之心再三刻削乃成妙畫
蓋古之能書者多自刻鍾元常刻受禪表李北海之
寓名黃仙鶴伏靈芝之類此甄亦恐是大令自刻不
然何其妙也六者意如婦人而能文善書人元乃知
當時文風之盛婦人可稱者不獨楊皇后魏夫人衛
茂猗謝道韞輩又知古人教子既使之外從師友退
居于內亦使之婦人之能文孰知道理者與之處宜
乎子敬爲晉名臣也七者預知八百餘年事雖近於
異然古之賢達如此者祇伊川之爲戎樗里之知葬
此出於神明虛曠自然前知豈必運式持籌而後得
之哉但此字較之蘭亭則結體少疏當是年少故耳
右軍書蘭亭時年五十一多大令卅年工夫也數日
與諸名公極論因備著之 保母志與蘭亭同者廿
四字之 三年在 各二 文能老趣興歲丑日終以曲水
於悲夫後者與右軍他帖同者十八字行秀王勳書
善七十三二月六無小口貞而 二 其嘗見於大令雜
帖者三字獻 二 寧而見於蘭亭叙右軍帖者大令帖
中亦多有之此刻大都百五字其可以他帖驗者凡

四十五字餘六十字如保歸柔恭屬解釋交螭墓志等字尤精妙絕倫晉宋以來書家所未有也壬戌十月余故人了洪灑師攜墨本自錢清來示余且言六月六日過王君有野人自外至出小硯以饋王君之子云春時鬪山得之洪取視見硯背有永和及晉獻之字知是壙中物問有碑否野人云一磚上有字已碎矣亟使致之明日持前五行來是時猶未斷也驗是大令保母墓志而文未具又使尋之旬日乃以後五行來斷爲三矣一以支牀上有交螭字者是也一爲小兒壘塔上有曲水字者是也一棄之他處碎而復合似有神助野人周姓居越之稽山門外去錢清六十里不致之他人而致之王君亦異矣王君攜磚硯入都余得借觀累日或以爲王君贗作以欺世亦有數人刻別本以亂真者然余觀此志斷非今人能爲予學書卅年晚得筆法于單丙文世無知者諦觀此刻若合一契而謂王君能爲之歟誠使今人能爲之則別刻本便當並駕何乃拙惡如彼也或謂大令晉人不應於硯背自稱晉獻之此見其僞亦非也大令刻硯背以殉葬知八百年後且出故先書晉以自見又案歷代印文皆不稱代惟魏晉率善令則曰

魏率善某官晉率善某官生人用印猶得稱晉殉葬
之硯不得稱晉乎 或又謂蜀爲李氏所據久非晉
有安得廣漢人而爲王氏之保母此亦非也獻之之
稱郎邪是時晉豈有郎邪者亦本其世之所自焉耳
今西北人子孫多矣然亦各從其父祖言之按意如
以惠帝元康六年生爾後蜀雖亂而晉遣使羅尚在
蜀甚久不可謂蜀非晉有也永興元年李雄克成都
軍大飢蜀人流散東下江陽意如之出蜀或在此時
矣 或又謂佛之徒稱釋起於道安大令時未應有
釋老之稱此又不稽古之甚者阿含經有云四河入
海與海同鹹四姓出家與佛同姓釋佛姓也此土謂
佛爲釋久矣志稱釋老以佛對老非謂佛之徒也晉
史云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氏是也然道安以前比
邱各稱其姓道安欲令皆從佛姓初不之信後得阿
含經始信之耳後此土比邱皆姓釋如釋惠遠是也
案何充是中興初人道安習鑿齒皆依桓温于荊州
正與大令同時亦非異代事也 或謂此字多似蘭
亭疑後人集蘭亭字爲之此又不然大令字與蘭亭
同者何止保母志而已然大令平生行草多正行少
試以官帖第九卷中行書帖較之相過一帖同者十

八字相終無日在未暫坐感感得古盡痛此所不流
思戀一帖同者九字事既將視左右無喻盡十二月
二十七日一帖同者十一字曰操之歲盡感懷不亦
情得靜息一帖同者四字靜是極無發吳興一帖同
者八字吳興感喻不靜兄情其他三兩字同者不可
勝記右軍大令既是父子不應疑其書蹟之同今人
父子書蹟同者衆矣大抵大令字與蘭亭合縱是他
字偏旁亦合如兄況吳娛摻蹇是也縱是行草下筆
亦合如無在蹇蹇是也又案唐人集右軍書碑率多
俗惡此則高妙如老夫水三字又似跳龍矣決非集
字也 或又謂降自南朝始有銘志埋之墓中大令
時未應有之此又不然漢謝君墓甄云元和三年五
月甲戌朔謝君造此墓磚又武陽城東彭亡山之巔
石窟中有漢章帝建初二年張氏題識三所洪氏隸
釋云此亦埋銘之椎輪也其不始於南朝明矣 或
謂東坡金蟬墓銘云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
子之保母尚勿毀也此末章似之爲可疑予謂東坡
意其理之或然大令知其數之必然作者之言自應
相邇東坡固是文宗然以兩保母志較之高識者自
能定其優劣也 或又謂保母王氏之妾不當言歸

王氏金蟬碑謂之隸蘇氏為當予謂既曰母矣稱歸何嫌且東坡銘其弟之保母故稱隸使子由自銘則不忍稱隸矣此以見古人之忠厚也世人好妄議如此令人短氣予恐流俗相傳誣毀至寶故不得不力辨雖然妄議可以戒庸人博雅之士一見自了不待予之喋喋也

姜夔跋

崑山徐尚書原一初得王子敬保母甄志予往觀焉驗是宋嘉泰間拓本經羣賢鑒定鄱陽姜堯章尤賞之連書十一跋於後尚書以晉石墨難得出白金十鎰易之是日同觀者慈谿姜宸英西溟晉江黃虞稷

俞邵秀水沈廷文元衡也按保母之名見禮內則鄭司農謂安其居處者儀禮喪服總麻三月為乳母子夏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鄭注以為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蓋慈母必父之妾保母乳母以賤者代母或自有所從之夫子敬云歸王氏匪主右軍而言可知已黃閔不見於施宿張湜二志爾雅閔謂之門閔祊同廟門亦巷門也甄出土時已斷為四歸於畿又斷為五合而揭之宜有裂文而仍若不斷者信夫搨手之良非今工匠所能及也歸德安世鳳撰墨林快事詆其字不佳語不倫然堯章精於書法其

於禊帖絳帖評騭不爽謂是本有七美與蘭亭序不

少異且言必大令自刻傾倒至矣又云有人刻別本

以亂真然則安君所見母乃別本拙惡者乎曝書亭集

按原磚久已不存所傳者惟脫本耳明末嘉興項子

京家曾得一本有宋元人詩跋題名樓鑰周必大姜

堯章等三十餘人國朝康熙中為高宮詹士奇所

有而朱竹垞曝書亭集有題崑山徐尚書原一所得

之本後亦有宋元人題跋豈江村所得又一本歟抑

即徐尚書所得之本也近吳門蔣氏亦有一本蓋即

高氏藏本耳紹興府志

按是磚舊拓本不可復見董氏戲鴻堂帖摹其文

尺寸行款并缺蝕痕一依原石之舊鈎勒精工常

與真蹟無異蓋在徐尚書高詹事所見之前也宋

樓鑰攻媿集有保母磚刻七古一首紀得磚始末

亦極詳覈中有云興寧甲子十四周更閱三年仍

乙丑若非洞曉宋來數安知八百餘年後乙丑者

指開禧元年前三年為嘉泰二年壬戌即斯磚出

土時矣獻之為意如刻磚志墓而逆知毀墓年載

有類滕公石室三千年後曹娥碑五百年後之語

行草蒼勁中極饒古渾之致宜姜夔宋之瑞黃庭

高文虎趙孟頫諸公皆為欣賞也考保母之名見於禮記保者猶言阿保也晉書顧和傳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故保母亦稱阿母史記扁鵲傳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注云阿母是王之妳母也漢制乳母擇德行有乳者為之并使教子意如善屬文能草書是獻之在襁抱中已習聞保母之教其以書名世非必專本家學矣

附秦

廣武將軍口產碑

碑高五尺廣三尺共十七行行三十一字隸書今在宜君縣

維大秦建元四年歲在丙辰十月一日
廣武將軍節□□□□□□□□□□使
持節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上黨公上元孫
三代侍中右□□□□□□□□□□鄉建
忠將軍撫□護軍扶風太守選壽匡侯也
廟諱子諱彥字君□□□□□□君秉德
捐廟諱高韻絕不文衆武烈令問孔循口拱
□□□□□□持挺□□□□□□匡毗獻主
忠訓殊異宰政欽上顯授也陽令稱揚德
□□□□□□□□□□□□和戎翟綏懷

□□即授征西大將軍左司馬鼓教殊方

西□□□□□□□□□□□□□□□□

蕭□□□於今也君臨此城漸并羅紀□

□□□□□□□□□□□□□□□□

□□□□□□□□□□□□□□□□

□□□□□□□□□□□□□□□□

□□□□□□□□□□□□□□□□

□□□□□□□□□□□□□□□□

馬即□□廣武司馬孟巨□□□□□□

□□□□□□□□□□□□□□□□

連□□□□□□□□□□□□□□□□

□□□□□□□□□□□□□□□□

□□□□□□□□□□□□□□□□

□□□躬臨南界與馮翊護卑苛輔乘公

肝□□刊石□□□□□□□□□□□□

□□方西至洛水東齊定陽南北七百東

西二百□□□□□□□□□□□□□□

□□昔水統戶三萬領吏千人□□將三□

赫赫皇秦誕鍾應靈臨有嵩邦威暢八□

九域彼同□□□□□□□□□□□□

明

行幸白雉兵曹董□主簿秦國賊曹□□宜
錄事夫蒙護部大王先王秦□□□□
主簿司馬穆賊曹楊沙主簿秦桑金曹王江
錄事夫蒙大毛部大爪黑平□□□□□
主簿白國賊曹□□主簿郭陵兵曹秦□
行事夫蒙傷大部大秦度地□□□□漢□
功曹楊蒙金曹王周主簿胡逸戶曹霍千
主簿夫蒙大祁部大韓東世□□□□秦□
功曹董石行事王滑功曹秦漢書佐秦翟
功曹夫蒙進部大秦道成□□□□□□
衆事楊安書佐徐雙衆事秦屬書佐諱衆
□□□□□□□□□□□□□□□□
衆事楊生書佐深胡衆事韓榮寺門爪胡
□□□□□□□□□□□□□□□□
文有云使持節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上黨公之元孫
又云建忠將軍□□護軍扶風太守遷□□侯之□
于諱產字下缺又有與馮翊護軍云云皆未詳其事
蹟上有額作立□山石祠五字又有陰刻部將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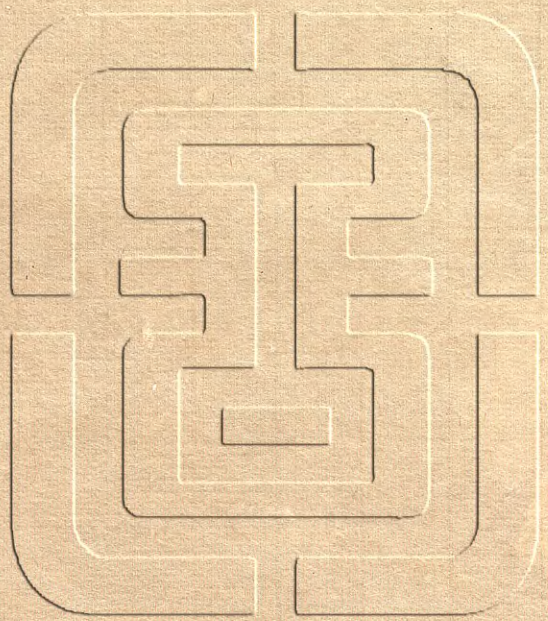
關中金
石記

碑已殘剝文前題建元四年歲在丙辰晉書載記與

寧三年堅又改元為建元今以碑證之四年實為丙辰而歷代紀元彙考乃以為戊辰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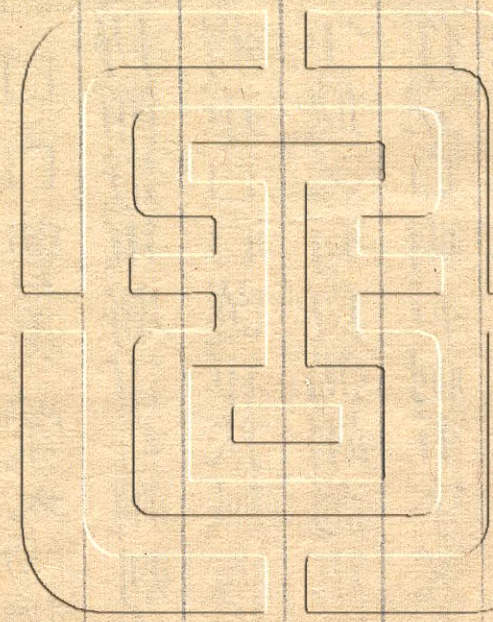
授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二十五終



寧三年堅又改元為建元今以碑證之四年實為丙
辰而歷代紀元彙考乃以為戊辰何也

長堂金
石跋



金石萃編卷二十五終



